



# 交織性理念對身心障礙女童之保障 ——國際人權規範及對臺灣之啟示\*

林沛君\*\*

## 要目

壹、前言	一、人權條約機構對交織性之闡釋
貳、「交織性」理論概述	二、個人申訴案例
一、多重身分之交錯	(一)R.P.B. v. the Philippines個人申訴案
二、掀開歧視「單軸」模式保障不足之面紗	(二)A.S. v. Hungary個人申訴案
三、多重身分者所遭受歧視之類型	三、國家責任與平等法
(一)多重歧視	(一)英國二〇一〇年平等法
(二)加總性歧視／複合歧視	(二)加拿大人權法
四、學說爭議	四、我國人權公約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
參、交織性與聯合國人權公約	

DOI : 10.53106/102398202023060173002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突破多重弱勢者所面臨之交織性歧視困境——以遭受性暴力／性侵害之身心障礙女童為例」(110-2410-H-031-008-)之部分研究成果。兩名匿名審查委員於審查過程中給予之寶貴意見及斧正，作者受益良多，衷心致謝。另向參與本研究之社工、法律及其他實務工作者分享之寶貴經驗再次深致謝忱。

\*\* 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

投稿日期：一一一年八月一日；接受刊登日期：一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責任校對：張碧霞



肆、交織性之具體呈現——判決評析  
與研究訪談

一、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侵訴字  
第79號判決

二、研究訪談

三、交織性與身心障礙女童實務  
困境及突破可行性之思考

- (一) 欠缺整體性之思維與處遇
- (二) 究竟是「哪裡不一樣」之辨識
- (三) 結構性的壓迫與不平等

(四) 「特殊對待」的實務現況

(五) 「只看到『兒少』特徵」的  
司法程序

四、小結——交織性理論與國內  
實踐之初步思考

- (一) 交織性歧視認知之建構
- (二) 交織性歧視法規之制定
- (三) 對「知道了又如何」之質疑的  
初步思考

伍、結 論



## 摘 要

現今社會是一個身分日益多元的時代，交織性則為散落在雙重或多重不利身分別縫隙間的群體，揭開其權利長期遭受忽略的沉重景況，並提供另一項可以有效促進實質平等的工具。本文除回溯交織性之緣起與內涵外，另剖析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運用交織性之實務經驗，並以「身心障礙女童」為例，藉由與十二位實務工作者之質性研究訪談，嘗試探究交織性觀點能否讓一位同時具備未成年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三重風險因子之遭受性暴力被害人，由不平等的皺褶縫隙中予以浮現。為促進國內全面落實人權的保障，本文建議政府應以短期、中期及長期為目標進行平等與不歧視政策及法令改革之思考，為交織性歧視在司法救濟之運用上拓展更廣袤的空間。

**關鍵詞：**交織性、交織性歧視、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歧視、多重歧視、交叉歧視、平等法



## 壹、前言

「平等與不歧視」是人權保障的核心價值，而國際人權文件向來即係以對身分特徵歧視之禁止（discrimination grounds、prohibited grounds或suspect grounds of discrimination<sup>1</sup>）來保障此項基本權利。以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為例，其即臚列「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主張、國籍或門第、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九大類禁止歧視之樣態。其後，聯合國人權體系亦承續該等身分特徵之分類方式，為種族、婦女、兒少及身心障礙者分別制定專屬之人權公約來加以保障<sup>2</sup>。此等依據身分差異標註劣勢處境之反歧視規範雖有助於凸顯社會上容易遭受歧視的族群，但卻是將歧視視為單一問題（a one-issue problem）<sup>3</sup>來進行認定，以致忽略許多人係背負雙重、甚至多重弱勢身分的社會現實，故而存有過分簡化個人生命經歷並忽視多元身分者特質之疑慮。

<sup>1</sup> 特定適用嚴格審查標準之禁止歧視個人特徵（例如性別）時常被稱之為「可疑特徵」（suspect grounds），藉以彰顯該等身分通常會立刻引發偏見與不合理待遇之聯想，故稱之為「可疑」。惟考量歧視之審查標準並非本文重點，故以下皆以身分特徵稱之。而有關身分特徵之介紹，詳參Janneke Gerards, *Chapter One Discrimination Grounds, in NON-DISCRIMINATION LAW—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NATIONAL, SUPR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33, 33-39 (IUS Casebooks for the Common Law of Europe)(Dagmar Schiek, Lisa Waddington & Mark Bell eds., 2007).

<sup>2</sup> 即聯合國大會分別於1979年、1989年及2006年通過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下稱「CEDAW」）、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下稱「CRC」）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下稱「CRPD」）。

<sup>3</sup> Gerards, *supra* note 1, at 171.



因此，當美國著名非裔女性學者Kimberlé Crenshaw於一九八〇年代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一詞批判美國法院漠視黑人女性在職場因膚色及性別交織所遭受之壓迫後<sup>4</sup>，隨即引發法學界之反思與熱烈討論。交織性顛覆了長期以來將容易遭受歧視對象予以分類的單軸思維模式（single-axis approach），成為反歧視研究的重要課題<sup>5</sup>，其在國際人權法領域的重要性甚至被形容為「最受廣泛注目的概念之一」<sup>6</sup>。近年來，國際間諸多學者相繼以Crenshaw的交織性理念為基礎，探討該理念如何衝撞國際人權規範長期以個人單一身分或經驗為關注焦點之論述盲點，期能對這種「集於一身」的歧視對個人所造成之「獨特影響」有更貼近之理解<sup>7</sup>。

<sup>4</sup> Kimberlé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1989 U. CHI. LEGAL F. 139, 139-67 (1989). [hereinafter *Demarginalizing*]

<sup>5</sup> 相關文件中就「intersecting/intersection」所使用之中文翻譯不盡一致，本文一律以「交織性」稱之。

<sup>6</sup> Pok Yin S. Chow, *Has Intersectionality Reached Its Limits? 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UN Human Rights Treaty-body Practice and the Issue of Ambivalence*, 16 HUM. RTS. L. REV. 453, 453 (2016).

<sup>7</sup> See, e.g., Gregor Maučec,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Issue of Intersectionality—A Conceptual and Leg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21 INT'L CRIM. L. REV. 1, 10 (2021); Chow, *id.* at 453-81; Shreya Atrey, *Fifty Years On: The Curious Case of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ICCPR*, 35 NORDIC J. HUM. RTS. 220, 220-39 (2017) [hereinafter *Fifty Years On*]; Anastasia Vakulenko,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 Intersectionality Agenda*,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196, 201-06 (Sarah Joseph & Adam McBeth eds., 2010); Ivona Truscan & Joanna Bourke-Martignoni,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16 EQUAL RTS. REV. 103, 103-31 (2016); Kathy Davis, *Intersectionality as Buzzword: A Sociolog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on What Makes a Feminist Theory Successful*, 9 FEM. THEORY. 67, 67-85 (2008).



換言之，交織性觀點之運用可協助我們在傳統身分別的認定標準與分類外，更立體地探求被害人因身分交錯而難以單純藉由與他人進行「比較」即可予以辨識的特殊歧視處境。而該等處境之識別對於被害人權利之救濟至關重要，蓋因其可避免當事人較為「顯著」之不利身分被放大聚焦，以致於其他相較之下淪為「隱性」之身分別可能因而遭到漠視。易言之，惟有明確肯認當事人完整之受歧視經歷，以及應運而生的獨特影響與需求，吾人方能進一步思考如何鑿開隱藏在多重不利身分間的不平等與壓迫，進而深入探討多重不利益身分交互衝擊下所產生的動態與結構影響。

為能更具體掌握交織性既是一種「觀察的方法」（a method of observation），也同時是個「行動取向的實踐」（an action-oriented form of practice）<sup>8</sup>，本文嘗試透過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對交織性之闡釋與運用，來探究交織性在法規範適用上所應具備之功能。誠如國外學者所言，國際人權法對於交織性之研究雖有所滯後，但已逐漸展開<sup>9</sup>。例如聯合國相關人權條約機構已逐漸藉由一般性建議／意見來累積對交織性歧視之闡釋，並打破機構間各自獨立運作的傳統，針對部分身分重疊的邊緣化族群（例如受有害習俗影響之婦女與女童）例外地作出共同的一般性建議／意見<sup>10</sup>，顯示交織性概念

<sup>8</sup> Truscan & Bourke-Martignoni, *id.* at 104.

<sup>9</sup> Gauthier de Beco, *Intersectionality and Dis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24 INT'L J. HUM. RTS. 593, 593 (2020).

<sup>10</sup> 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 UN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Joint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1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General Comment No. 18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Harmful Practices*, U.N. Doc. CEDAW/C/GC/31-CRC/C/GC/18 (2014); UN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Joint General Comment No. 4 (2017) of the*



已對國際人權規範之實踐產生撞擊效應。故如何運用國際人權規範與監督機制，為多元弱勢身分者另闢蹊徑以尋求更完整而周延之權利保障，已成為國際人權法之重要研究領域<sup>11</sup>。

交織性的學理探討有其抽象性，為避免論述流於空洞並清晰呈現交織性觀點可能帶來的突破性思考，本文擬以身處CRC、CEDAW與CRPD保障交會處之「身心障礙女童」為例，探究當一位同時具備未成年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三重風險因子之身心障礙女童於遭受性暴力後，其與成人婦女、一般未成年女童或其他身心障礙者所面臨之困境是否有所不同？「以性別為基礎之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本身即係歧視——此概念甚早即已獲國際人權規範之肯認<sup>12</sup>，儘管一般人皆不難想像遭受性侵害的身心障礙女童勢必較同一處境之成年婦女或一般未成年少女更為弱勢，但其等的「不一樣之處」究竟為何？故本文嘗試藉由與十二位實務工作者之焦點座談或個別深入訪談，進一步探尋交織性觀點是否確能撥

---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nd No. 23 (2017)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State Obligations Regarding the Human Rights of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ountries of Origin, Transit, Destination and Return, U.N. Doc. CMW/C/GC/4-CRC/C/GC/23 (2017).*

<sup>11</sup> See, e.g., Chow, *supra* note 6; Maučec, *supra* note 7; Atrey, *Fifty Years On*, *supra* note 7, at 220-39; Vakulenko, *supra* note 7, at 201-06.

<sup>12</sup> 早於1992年，CEDAW委員會第19號一般性建議即載明「以性別為基礎之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係歧視之一種型態」，該等歧視嚴重限縮了婦女享有與男性平等權利之基礎。後續一般性建議則進一步強調婦女所遭受之歧視與其處境或身分（如種族、身心障礙、社經地位）密不可分，揭示婦女被施加之暴力與婦女長期遭受之歧視有密切關聯，而多重劣勢交錯下產生之歧視具有更嚴峻之影響。故以身處CEDAW、CRC與CRPD保障交會處之「身心障礙女童」遭受性暴力之處境來解析交織性對保障弱勢群體可能有之闡發，核屬適切。



開層層差異與權力的霧霾，讓遭受性暴力之身心障礙女童的特殊弱勢處境能從不平等之皺褶縫隙中予以浮現。

下文擬先回顧交織性的緣起、核心概念及相關學說見解，以作為後續探討人權公約實踐之基礎（第貳部分）。其後再以交織性的視角來檢視國際人權公約的規範與機制，藉由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於個人申訴案件中之闡釋與運用，來深入剖析該等機構係如何將交織性的理論運用於國際人權規範的闡釋（第參部分）。之後則將彙整並檢視國內有關交織性之人權現況及相關規範，透過與實務專家之焦點座談或個別深入訪談，以釐清國內遭受性暴力之身心障礙女童的特殊弱勢處境（第肆部分）。最後則綜合前述之國內外論述及觀察，就如何為這些多元弱勢身分者之權利的實現與救濟提供適切之管道及工具提出建言（第伍部分）。

在進入交織性的說明與分析之前，擬先就本文之題旨與討論範圍加以界定。有鑑於國內學術界對交織性學說之論述尚不多見，且交織性之概念亦有其複雜性<sup>13</sup>，故於論述國際相關規範前，將先就其源起及內涵為重點說明，期能更加掌握交織性之核心思想，以作為後續論述及國內借鏡之基礎。另考量交織性可能呈現之面貌相當多元，任何涉及兩種以上不利身分的族群，皆可能是交織性所涵蓋之對象，並同時受不同人權公約所保障；故為使交織性之分析更為聚焦，除另有說明外，本文有關國際人權法之探討，係以立法院透過施行法而國內法化之五大國際人權公約為主，並特別著重以特定身分為保障對象之CRC、CEDAW與CRPD，合先敘明。

---

<sup>13</sup> Leslie McCall, *The Complexity of Intersectionality*, 30 SIGNS 1771, 1771-1800 (2005).





## 貳、「交織性」理論概述

### 一、多重身分之交錯

儘管交織性的概念由來已久<sup>14</sup>，然而Crenshaw卻是學者間公認首位以「交織性」<sup>15</sup>一詞挑戰傳統歧視理論之法學者<sup>16</sup>，其對此領域之啟發甚至已達到「幾乎所有交織性之學術研究皆以其1989年之文獻為前言」的程度<sup>17</sup>。Crenshaw前瞻性地提出一個重要論述：一位女性可能具備多重遭受歧視的身分，但法律未必賦予她多重保障；現實生活中黑人女性更可能因其非屬女性與種族兩群體中的主流（「黑人女性」係「女性」中的少數，而「黑人族群」中的主流又是「男性」），因而在制度中被消失不見，以致求助無門。Crenshaw後續以馬路「交叉口」傳神地為交織性作出詮釋——多重

<sup>14</sup> 特別是在黑人女性的領域，不同身分交錯的學理討論已有150年以上的歷史。參閱Atrey, *Fifty Years On*, *supra* note 7, at 223.

<sup>15</sup> 國內學者針對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或交織性歧視（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之中文用語並不一致，有採「交錯性」、「多重歧視」等用語者。例如孫迺翊，第三章：平等權與禁止歧視原則，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頁61，2017年12月；陳昭如，交叉路口與樓上樓下——反歧視法中的交錯問題，月旦法學雜誌，189期，頁51-68，2011年2月。另可參閱林沛君，歧視的交織性——以CEDAW、CRC及CRPD三項人權公約之交織為思考，台灣國際法學刊，16卷2期，頁7-23，2020年7月。該文係採交織性之語，惟其係作者對交織性議題之初探，當時對交織性之理論內涵與相關爭議尚未深入研究，而本文則係更完整和全面地重新檢視交織性之學說開展及其在國際人權法上之演進，並藉由與國內實務工作者之訪談以呈現臺灣實務之現況，希冀就交織性之理念及其運用為進一步之闡發。

<sup>16</sup> Chow, *supra* note 6, at 457; Maučec, *supra* note 7, at 10.

<sup>17</sup> Colm O’Cinneide, *The Potential and Pitfalls of 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Rights Adjudication*, in INTERSECTIONALITY AND HUMAN RIGHTS LAW loc. 1904, 1926-1927 (Shreya Atrey & Peter Dunne eds., 2020)(ebook).



的受歧視身分雖各自不同，但時常同時出現且相互連結，因而為個人帶來更容易遭受層層覆蓋的傷害及壓迫：

「當一位少數族群女性……嘗試在城市的交叉口中尋找方向……。主要的公路是『種族歧視街』、對街可能是『殖民路』、然後是『父權街』……。她面對的是所有形式而非單一形式的壓迫，那些路名及標示連結成雙重、三重、多重、諸多層次的壓迫性覆蓋<sup>18</sup>。」

Crenshaw於其一九八九年發表之著名文章<sup>19</sup>中，藉由法院的實際案例<sup>20</sup>批判反歧視法就種族與性別之身分切割，對於具備雙重身分的「黑人女性」而言可能導致之裁判謬誤。以DeGraffenreid v. General Motors<sup>21</sup>案為例，五名黑人女員工向法院主張被告公司頒布之「最新聘用者優先資遣」（last hired-first fired）政策對其等構成種族與性別歧視。法院檢視被告公司之聘僱政策，特別是聘用女性的狀況後認為，被告公司早期雖未聘用黑人女性員工，但有聘用白人女性員工之事實，故不構成性別歧視。判決結果呈現出當法院適用以「婦女」為保障對象之單軸歧視思維時，因直覺式地以「白人女性」為比較對象<sup>22</sup>，而作出「黑人女性」並未遭受歧視之判決結果。該判決的謬誤之處在於，當一名黑人女性因被告公司政策而

<sup>18</sup> Nira Yuval-Davis, *Intersectionality and Feminist Politics*, 13 EUR. J. WOMEN'S STUD. 193, 196 (2006).

<sup>19</sup> Crenshaw, *supra* note 4, at 143.

<sup>20</sup> 該三起案例分別為DeGraffenreid v. General Motors, 413 F. Supp. 142 (E. D. Mo. 1976)、Moore v. Hughes Helicopter, 708 F.2d 475 (9th Cir. 1983)、Payne v. Travenol Laboratories, Inc., 673 F.2d 798 (5th Cir. 1982)。

<sup>21</sup> 413 F. Supp. 142 (E. D. Mo. 1976). 有關本案之介紹，另可參閱林沛君，同註15，頁11-12。

<sup>22</sup> Crenshaw, *supra* note 4, at 149.



優先遭受解僱時，她會因為白人女性及黑人男性同樣也是優先解聘的對象而無法成功地主張其遭受歧視。Crenshaw進一步分析，法院想當然耳地以「黑人男性」及「白人女性」作為判定「種族」與「婦女」是否遭受歧視之代表<sup>23</sup>，完全忽略了鑲嵌於黑人與女性兩者間的「黑人女性」更為邊緣的現實處境，以及在傳統的歧視比較方法論下可能無法獲得救濟之盲點。

此外，Crenshaw另以Moore v. Hughes Helicopter案為例，來強化其有關交織性觀點之論述。於該案中原告Moore，同樣也是一名黑人女性，主張所任職之被告公司有關職位升遷之決策使其蒙受種族及性別歧視。Moore提出數字佐證升遷者中男性與女性比例差異頗大，而黑人男性與白人男性升遷人數亦不相當，儘管差距幅度較前者來得低<sup>24</sup>。Moore向法院聲請確認（certify）其所提起之訴訟係為代表公司全體女性職員之集體訴訟（class action），但遭法院駁回。法院對Moore得否代表所有女性員工存有疑慮<sup>25</sup>，並指出Moore於聲請狀中從未主張係以「女性」身分遭受歧視，而是自稱為一名「黑人女性」。依據Crenshaw的評析，法院未能理解的是，一位不具備「種族」身分的女性（白人女性）並不當然更能代表全體女性，但當Moore欲將「種族」因子加入性別歧視訴訟，亦即由黑人女性來代表全體女性員工時，法院卻又認為這樣的主張是「怪

<sup>23</sup> *Id.* at 143.

<sup>24</sup> *Moore*, 708 F.2d at 479. 部分相關數字如下：於1976年6月至1979年6月間，白人男性員工擔任第一級管理職位的比例為70.3%至76.8%；相較於黑人男性之8.9%至10.9%、白人女性之1.8%至3.3%及黑人女性之0至2.2%。更高階層職位之相關數據差異更大，公司最高階層（判決中稱為「top five labor grades」）中白人男性占85.3%至77.9%、黑人男性比例為3.3%至8%、白人女性為0至1.4%、黑人女性為0。

<sup>25</sup> Crenshaw, *supra* note 4, at 144.



異」的<sup>26</sup>。就結論而言，法院拘泥地將種族與性別視為互斥（mutually exclusive）關係之條文釋義<sup>27</sup>，導致身分重疊的黑人女性將被排除於司法救濟之外。

換言之，黑人女性雖與白人女性有著同樣的性別經歷、也同黑人男性般遭受種族歧視，但黑人女性的經歷並非、亦無法完全等同「白人女性」或「黑人男性」的歧視經驗——此等「相似但又不一樣」（both similar to and different from）的獨特性即是Crenshaw交織性概念之核心<sup>28</sup>，凸顯單軸歧視思維的長期支配地位，並在無意間為弱勢群體尋求社會正義的過程中築起層層的高牆<sup>29</sup>。

## 二、掀開歧視「單軸」模式保障不足之面紗

過去數十年來，國際上有關交織性之文獻相當豐富，亦有廣泛之運用，以至於實難將其概念簡化為一個單一的定義<sup>30</sup>。然Crenshaw本人近年受訪時針對「何謂交織性」之提問，曾形容交織性是「一個比喻」，讓我們理解在多重形式之不平等或不利益的相互作用下產生的困境，而這些困境並非一般女性主義或反種族歧視論理所能充分涵蓋<sup>31</sup>。

<sup>26</sup> *Id.*

<sup>27</sup> Aisha N. Davis, *Intersec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Recognizing Complex Identities on the Global Stage*, 28 HARV. HUM. RTS. J. 205, 211 (2015).

<sup>28</sup> Atrey, *Fifty Years On*, *supra* note 7, at 224.

<sup>29</sup> Sumi Cho,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 Leslie McCall, *Toward a Field of Intersectionality Studies: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Praxis*, 38 SIGNS 785, 787 (2013).

<sup>30</sup> SHREYA ATREY,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36 (2019).

<sup>31</sup>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Schools, Kimberlé Crenshaw: What Is Intersectionality?, YOUTUBE (Jun. 2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iDtnfQ9FHc> (last visited: 2022.08.31).



參考其他學者之說明亦可發現交織性概念之抽象性，例如有學者形容交織性是個「檢視不平等肇因」的工具<sup>32</sup>，讓當事人所遭受之「難以泯滅、多樣且具差異性之影響」被看見<sup>33</sup>，顯現當事人缺乏權利保障與救濟之窘迫處境。質言之，理解交織性的方式並非將當事人在傳統歧視樣態中重複予以歸類，而是要捕捉兩項以上歧視樣態在「交接處」或「身分類別間隙」（gaps of categories）的結構性互動對當事人產生的影響<sup>34</sup>，並觀察不同身分差異如何促成層層不平等，使原本即屬弱勢群體中遭受漠視的更少數族群獲得關注。

在這些複雜關係中，考量當事人的經歷會因歧視的交錯而有所轉變，因此必須認知到不同歧視的樣態間具備「分析上不可切割」（analytically inseparable）的特性，亦即遭受歧視的理由難以先透過單純地將種族、性別、身心障礙等身分規範逐一分割釐清後，再拼湊出當事人的多元受迫處境<sup>35</sup>。相較於傳統歧視概念著重於當事人是否符合客觀身分差異，進而就當事人是否受有差別待遇進行判斷，交織性歧視更強調該個人於該情境中所遭受之實質影響（substantive impact）<sup>36</sup>，故而有著更個人化的色彩。一言以蔽之，交織性強調特殊身分者應受到「你就是你」（treated just as they are）<sup>37</sup>、「我們有權成為自己」（a right to be who we are）的

<sup>32</sup> Ben Smith,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and Substantive Equality: A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16 EQUAL RTS. REV. 73, 77 (2016).

<sup>33</sup> Avtar Brah & Ann Phoenix, *Ain't I a Woman? Revisiting Intersectionality*, 5 J. INT'L WOMEN'S STUD. 75, 76 (2004).

<sup>34</sup> Davis, *supra* note 27, at 212.

<sup>35</sup> Maučec, *supra* note 7, at 11. 詳該文中有關美洲人權法院案例之整理。

<sup>36</sup> O'Connell, *supra* note 17, at loc. 1978.

<sup>37</sup> ATREY, *supra* note 30, at 47.



方式來加以對待<sup>38</sup>。

誠然，採行依性別、種族、膚色、宗教信仰等差異標註個人身分別<sup>39</sup>之反歧視模式有其侷限，早已是學術界及人權實務工作者之共識<sup>40</sup>。其以一元法（*monistic*）來辨識個人差異不但過分簡化多元身分者的受歧視經歷、否定多重身分間之連結性<sup>41</sup>，更導致各身分別間相互排斥或割裂<sup>42</sup>，以致多元身分族群遭受排除於法律保障之外。反之，交織性思維則可協助吾人跳脫以不同群體間之差異來進行分析的僵硬框架，並採行對特定群體更為聚焦且避免將其成員一視同仁的研究取向<sup>43</sup>。

準此，交織性意味著「改變我們對歧視向來的理解」<sup>44</sup>，亦即由原本對於當事人是否因法定之歧視類別而遭受不平等，轉向歧視係如何形成的「遭受排除之過程」（*a process of exclusion*）的探究，更關注於過程中的不利益，而非「以事件為中心」（*event-oriented*）之認定方式<sup>45</sup>；蓋因歧視對當事人可能是一連串接踵而來的歧視作為或事態，最後導致其整體較之因其不同身分別而所遭受

38 Angela Y. Davis, *Keynote Address*, 43 STAN. L. REV. 1175, 1177 (1991).

39 Crenshaw, *supra* note 4, at 140, 154.

40 Truscan & Bourke-Martignoni, *supra* note 7, at 106.

41 Maučec, *supra* note 7, at 7.

42 Kimberlé Crenshaw,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43 STAN. L. REV. 1241, 1241-99, 1244-45 (1991).

43 Julia S. Jordan-Zachery, *Commentary: The Practice and Functioning of Intersectionality and Politics*, 28 J. WOMEN. POL. & POL'Y 205, 209 (2006).

44 Chow, *supra* note 6, at 470.

45 TIMO MAKKONEN, *MULTIPLE, COMPOUND AND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BRING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MOST MARGINALIZED TO THE FORE* 5 (2002), available at <https://www.abo.fi/wp-content/uploads/2018/03/2002-Makkonen-Multiple-compound-and-intersectional-discrimination.pdf> (last visited: 2022.08.31).



之不當對待的加總更為不利<sup>46</sup>。故而，有學者認為交織性係以更寬廣的策略來體現歧視所產生之不利益，蘊藏為該群體帶來深入挖掘結構性不平等並從中尋求適當救濟之機會<sup>47</sup>，此等為當事人在複雜的不平等關係中獲取適當救濟之契機，即為交織性作為一項分析工具功能之所在。

### 三、多重身分者所遭受歧視之類型

承前所述，多重身分者可能因其多元身分而遭受有別於他人的歧視對待，惟該等歧視並非全然皆屬交織性歧視。儘管相關文獻描述該等歧視之用語不盡一致<sup>48</sup>且亦僅為學理上之區分，於實際個案中恐難以精準地界定當事人所遭受歧視之類型，惟為釐清概念上細微之差異以俾利於更清楚掌握交織性之內涵，本文茲簡要說明如下：

#### (一) 多重歧視

交織性雖著眼於個人化處境，但若將其視為歧視樣態的擴充，或僅單純將關注焦點置於個人的身分別，而非構成歧視與壓迫的結構性因素，即是對交織性的誤解<sup>49</sup>。舉例而言，一名身心障礙女童雖同時具備女性＋身心障礙＋兒少之多重身分，在某單一事件中她可能因身心障礙因素而遭受歧視（例如因為公園未設置無障礙設

---

<sup>46</sup> *Id.*

<sup>47</sup> Gerard Quinn,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Intersectiona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Non-Discrimination Law*, 16 EQUAL RTS. REV. 63, 63-72 (2016).

<sup>48</sup> MAKKONEN, *supra* note 45, at 9.

<sup>49</sup> GRACE AJELE & JENA MCGILL, INTERSECTIONALITY IN LAW AND LEGAL CONTEXTS 25 (2020), available at <https://ablawg.ca/wp-content/uploads/2020/11/Intersectionality-in-Law-and-Legal-Contexts.pdf> (last visited: 2022.08.31).



施，以致其無法享受與其他兒童同等之遊戲空間），但在其他情況下則可能是因女童身分而遭受壓迫（例如性暴力）。有學者將此等歧視稱之為「多重歧視」（multiple discrimination），亦即在不同時間點或事件中因單一身分而遭受歧視<sup>50</sup>。相較於其他不具多重身分者，該名身心障礙女童，在生命歷程中即可能遭受更多肇因於其本身所具有之不同身分別之歧視樣態<sup>51</sup>。

而多重歧視與交織性的差異在於，後者所受之待遇係可歸咎於兩項以上身分同時交互影響之結果，而非僅在兩個分別且獨立的狀況下所產生。正因如此，多重歧視並無法看見兩種身分別交錯下所導致之不利結果，毋寧是將當事人依其身分先予以「分割檢視後再毫無規則地組裝<sup>52</sup>」以回復其原有之身分別（例如身心障礙女童之組成為女性＋身心障礙＋兒少），顯示出對當事人人格欠缺完整之認知及尊重。

## （二）加總性歧視／複合歧視

於此須強調的是，交織性亦非不同弱勢身分別經驗的加總，例

<sup>50</sup> See for example,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 Tackling Multiple Discrimination: Practices, Policies and Laws 16, Publications Office,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library-document/tackling-multiple-discrimination-practices-policies-and-laws\\_en](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library-document/tackling-multiple-discrimination-practices-policies-and-laws_en) (last visited: 2022.08.31); Ravnbøl, Camilla Ida,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ldre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omani Children and Anti-discrimination Measures to Address Child Trafficking, Innocenti Working Paper No. IDP 2009-11 UNICEF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Florence (2009).

<sup>51</sup> 亦有學者將交織性歸類於多重歧視下之一種樣態，其他多重歧視的樣態包括「連續型歧視」（sequential multiple discrimination）與「加總型多重歧視」（additive multiple discrimination），進一步詳參ATREY, *supra* note 30, at 109-27.

<sup>52</sup> ATREY, *id.* at 111.





如在特定事件中，當事人因兩種以上身分別之相加而受有「更不利」之待遇（*added burden*），此等肇因於兩種以上不同身分別所同時遭遇之歧視，有學者稱為「加總性歧視」（*additive discrimination*）<sup>53</sup>。有鑑於此用語之數學意涵容易造成誤解，即當事人所受歧視具有「量化」（*quantitative*）之效果，故學者認為宜採「複合歧視」（*compound discrimination*）或「合併歧視」（*combination discrimination*）之用語<sup>54</sup>較為適切。

而不論是「加總性歧視」抑或「複合歧視」，其所強調者皆為當事人因兩種以上身分而在單一歧視事件中承受「更糟糕」（*worse*）或「加重」（*aggravated*）之不利益<sup>55</sup>。儘管Crenshaw當初並未對不同類型之交織性進一步細分，惟依其所言「〔交織的經驗〕大於種族歧視加上性別歧視，任何未考量交織性之分析皆無法回應黑人婦女所遭遇之特定形式的壓迫」<sup>56</sup>，顯示加總性歧視／複合歧視／合併歧視與其所提出之交織性概念係有所差異。

綜上所述，自Crenshaw提出交織性以來，國際間對於禁止歧視之單軸思考已有學者所形容之「多重」轉變，特別是利用交織性的概念回應多重不利身分者所遭受之壓迫<sup>57</sup>。交織性之核心在於以全人的視角整體看待例如一位黑人女性、身心障礙兒少、外籍移工婦女等具多重身分別之人；故任何將其等身分切割後再予以拼湊加總的認定或分析方式，皆非交織性所欲掌握之客體，亦限制了我們對於歧視的想像。

53 MAKKONEN, *supra* note 45, at 11.

54 ATREY, *supra* note 30, at 113.

55 ATREY, *supra* note 30, at 113-14.

56 Crenshaw, *supra* note 4, at 153. 粗體字為作者自行加註。

57 ATREY, *supra* note 30, at 138.



#### 四、學說爭議

如前所述，Crenshaw期望促成歧視相關法律規範之轉變，在歧視的分析上更貼近當事人所承受的系统性壓迫。此想法獲得諸多響應，例如有論者即呼籲學界及人權行動者「展開一項徹底轉變——改變我們的提問、審酌的證據以及分析的方式」<sup>58</sup>。而人權工作者亦提出以交織性作為「社會正義行動跳板」的倡議行動<sup>59</sup>，藉由運用交織性發掘出傳統歧視規範之不足，進而轉變判定歧視的重點與方法並協助決策者作出更符合現況的判斷。

然而交織性是否具備上述功能，抑或僅為一項對黑人女性身分之特殊性更細膩之觀察工具，即使「知道了又如何」(so what)<sup>60</sup>？學者對交織性是否僅係一個理念<sup>61</sup>，但在實務上卻難以執行亦多有質疑<sup>62</sup>。申言之，有學者主張交織性實際上並不具備解決其所欲挑戰問題的潛力<sup>63</sup>——其過於強調個人的主觀感受，且如同傳統歧視

<sup>58</sup> Ange-Marie Hancock, *Intersectionality's Will Toward Social Transformation*, 37 NEW POL. SCI. 620, 622 (2015).

<sup>59</sup> Rep.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U.N. Doc. A/Conf.177/20, annex I, para. 32 (1995).

<sup>60</sup> Richard Delgado, *Rodrigo's Reconsideration: Intersectionality and the Future of Critical Race Theory*, 96 IOWA L. REV. 1247, 1263 (2011).

<sup>61</sup> AJELE & MCGILL, *supra* note 49, at 25; Heather Wilhelm, Women's March Morphs into Intersectional Torture Chamber, NATIONAL REVIEW (Jan. 11,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17/01/womens-march-feminists-oppose-donald-trump-struggle-agree-how/> (last visited: 2022.08.31); Debra Soh, Intersectionalism Is Nonsense. But the Backlash Against It Is Very Real, QUILLETTE (July 30, 2019), available at <https://quillette.com/2019/07/30/intersectionalism-is-nonsense-but-the-backlash-against-it-is-very-real/> (last visited: 2022.08.31).

<sup>62</sup> See, e.g., Smith, *supra* note 32, at 76; Truscan & Bourke-Martignoni, *supra* note 7, at 106-08; Davis, *supra* note 27, at 205.

<sup>63</sup> Joanne Conaghan, *Intersectionality and the Feminist Project in Law*, in



所採行的分類概念，分析方法上仍受限於個別身分別及群體，故操作上依舊必須仰賴身分別之區分，缺乏能夠涵蓋廣泛歧視樣態及複雜性的預期功能<sup>64</sup>。

另一方面，交織性廣泛的延伸恐創造出無窮盡之身分子類別，其結果可能會「像是準備一趟旅行的打包，隨時會有人告訴你遺漏了什麼」<sup>65</sup>。當關注的重點是身分差異間更細微的區別時，則可能忽略了分析之宏觀性，對原本所欲保障的族群帶來始料未及的傷害<sup>66</sup>。亦有學者認為交織性對身分別間交叉的關注，無法解釋當事人受歧視經歷的肇因及過程，就理論的開拓性而言有其薄弱之處<sup>67</sup>。此外，論者對交織性的主要質疑之一在於交織性同樣係立基

---

INTERSECTIONALITY AND BEYOND: LAW,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21, 22 (Emily Grabham et al. eds., 2008).

<sup>64</sup> *Id.* at 30-31.

<sup>65</sup> Delgado, *supra* note 60, at 1263-66.

<sup>66</sup> 對此，有學者以1990年代加拿大原住民女性在刑罰體系中受刑比例顯著不符其人口比例的問題為例，說明加拿大國會當時通過一項相當具爭議性之法規，要求法院於審酌不同刑罰可能性時納入交織性考量，並「特別注意原住民行為人之狀況」(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aboriginal offenders)。惟研究顯示該法規通過後之10年間，原住民女性受刑人不但未如預期下降，反而大幅上升，甚至超過原住民男性受刑人之比例。有學者認為相關原因涉及加拿大當時刑罰改革之成效，難以一概而論，需要進一步檢視法院於量刑之審酌過程中是否及如何運用交織性概念。另有學者分析預料之外的結果恐與加拿大部分法官透過交織性之運用，於量刑時針對特定犯罪行為加重原住民女性之刑期，期能藉此達到遏止原住民女性犯罪的目的有關。

BETH E. RICHIE, COMPELLED TO CRIME: THE GENDER ENTRAPMENT OF BATTERED BLACK WOMEN (1996)(cited in Toni Williams, *Intersectionality Analysis in the Sentencing of Aboriginal Women in Canada: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in INTERSECTIONALITY AND BEYOND: LAW,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79, 82-95 (Emily Grabham et al. eds., 2008)); Davis, *supra* note 27, at 214; Delgado, *supra* note 60, at 1265.

<sup>67</sup> Conaghan, *supra* note 63, at 29.



於傳統身分之分類，故仍舊是在既有的法律框架進行操作，又如何能為當事人帶來更有利之結果？但事實上，交織性的核心係在捕捉「兩個以上壓迫軸線交叉處的結構性與動態性影響」<sup>68</sup>，亦即著重於探究種種不利身分如何形成不平等的肇因，以及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如何為當事人帶來消權的不利處境。

就近年來有關交織性歧視之批評，則有其他學者提出正向之回應，例如英國學者 Atrey 於其二〇一九年出版之交織性歧視專書中<sup>69</sup>，即以「踏出第一步」來形容交織性運用種族與性別等身分交錯之模式，是一項能有效標示不平等之策略性工具<sup>70</sup>。此外，Atrey 認為交織性亦非全然關注於個人，而是在個體（individual）與身分類別（identity categories）整體間取得平衡——例如女性中的黑人婦女所遭受的壓迫必然受其女性身分之影響，且個體與整體間之調和能避免將個體單一不利經驗予以普遍化，並理所當然地適用該群體之所有成員<sup>71</sup>。最後，針對交織性恐將創造出無窮盡之身分子類別的顧慮，Atrey 則強調交織性係著重於「身分別中」（intra-group）與「不同身分別間」（inter-group）之異同，故應不會產生在反歧視規範中創造無限子身分別之疑慮<sup>72</sup>。

因此，即使我們彼此間擁有共同的身分因素，但不同的交錯卻會對個別的當事者產生獨特的影響，此即交織性對於生命複雜性所

<sup>68</sup> U.N. 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DAW),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 U.N.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UNIFEM), Gender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Rep. of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at III(C) (Nov. 21-24, 2000),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csw/genrac/report.htm> (last visited: 2022.08.31).

<sup>69</sup> ATREY, *supra* note 30.

<sup>70</sup> *Id.* at 59.

<sup>71</sup> *Id.*

<sup>72</sup> *Id.* at 60-61.



喚起之深刻提醒。然而，在辨識交織性所帶來之獨特歧視後，如何在既有理論基礎之上，回應其對當事人所肇生之不利益，並尋求突破現有法制框架之可能性，本文以下擬透過人權公約之規範與實踐來進一步思考。

### 參、交織性與聯合國人權公約

綜觀國際與交織性相關之論述，聯合國CEDAW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與聯合國CRPD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針對交織性之闡釋係為學者間較常引用並予以分析探討之對象，故本節有關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就交織性之闡釋亦係著重於該等委員會所作成之相關公約文件，並另篩選兩則指標性之個人申訴案件，用以剖析各委員會究係是否、抑或如何將交織性概念運用於實際個案中。相關議題則包括交織性與人權侵害之關係為何？當前人權規範與機制是否具備回應多元身分者人權遭受侵害的功能？甚至，當交織性概念匯入人權公約時，是否有助於權利侵害之救濟？

#### 一、人權條約機構對交織性之闡釋

由於交織性一詞係始於種族與女性兩種身分別的交錯，故而在國際人權法中，交織性概念最早也是回應少數族群女性所遭遇的特定暴力行為，以及其尋求救濟時所面臨之多重阻礙<sup>73</sup>。誠如學者所分析，多元交織的理念率先體現於婦女相關宣言或指導方針等軟法，直到二十一世紀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

<sup>73</sup> Vakulenko, *supra* note 7, at 201-06.



Committee)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下稱「經社文委員會」) 等人權條約機構亦開始將交織性概念融入一般性意見及結論性意見之中, 但並未直接使用交織性一詞, 而是採用身分別間「密不可分、相互關聯」(intertwined、interlink) 等具交織性意涵之用語。例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二〇〇〇年針對「男女平等權利」所作成的第28號一般性意見中即載明:

「對婦女的歧視往往與基於諸如種族、膚色、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理由的歧視密不可分 (intertwined)。締約國應正視基於該等其他理由之歧視究竟如何以特定方式 (in a particular way) 對婦女造成影響, 並提供為消除這些影響採取措施之資訊<sup>74</sup>。」

至於CEDAW委員會及CRPD委員會則係逕行就交織性提出其各自之闡釋, 其中具代表性者為CEDAW委員會於二〇一七年提出之第35號「基於性別的暴力傷害」一般性建議<sup>75</sup>, 重申性別歧視與影響婦女生活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sup>76</sup>。不同的是, 歷經多年嘗試將交織性概念運用於委員會之實際工作後, 委員會於該號建議中依據其歷年審理個人申訴案件所累積之經驗, 臚列超過三十種可能與性別交錯而導致交織性歧視之其他生活因素/身分 (包括族裔/

<sup>74</sup>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28: The Equality of Righ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rticle 3)*, U.N. Doc. CCPR/C/21/Rev.1/Add.10, para. 30 (Mar. 29, 2000).

<sup>75</sup> CEDAW Committee,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5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pdating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19*, U.N. Doc. CEDAW/C/GC/35 (Jul. 26, 2017). [hereinafter *CEDAW GC 35*]

<sup>76</sup> *Id.* para. 12.



種族、原住民或少數民族身分、婚姻狀況、生育、父母身分、年齡、城鄉位置等<sup>77</sup>），並作出一項總結：「婦女所受之歧視形式不同且具交織性，因而產生加劇之負面影響（aggravating negative impact）」<sup>78</sup>，顯見委員會格外強調違反人權的特定行為<sup>79</sup>將對某些婦女造成「不同程度或不同層面的影響」<sup>80</sup>。

CEDAW委員會上述闡釋清楚表明即使是相同行為態樣的人權侵害，也可能因為其他個別化因素，而對某些婦女造成不同程度或不同層面的影響，凸顯婦女群體亦非同質的交織性理念<sup>81</sup>，雖值得肯定，惟仍有二點爭議：（一）CEDAW委員會大幅表列各種可能與性別產生交織之因素，似有「加這個加那個」（adding this and that）之嫌<sup>82</sup>，恰恰切中學者的擔憂——若僅僅擴充或倍增不得歧視之身

<sup>77</sup> 該段落全文為「族裔／種族、原住民或少數民族身分、膚色、社會經濟地位、種姓、語言、宗教或信仰、政治意見、民族血統、婚姻狀況、生育、父母身分、年齡、城鄉位置、健康狀況、殘疾、財產所有權、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或雙性人、文盲、尋求庇護、難民、境內流離失所者或無國籍者、寡婦、移民身分、愛滋病患者、被剝奪自由、賣淫、人口販運、武裝衝突、侮辱包括人權維護者在內的爭取自身權利的婦女等」，CEDAW GC 35, *supra* note 75, para. 12.

<sup>78</sup> CEDAW GC 35, *supra* note 75, para. 12.

<sup>79</sup> 本號一般性建議係特別針對「基於性別的暴力傷害」所為之闡釋。

<sup>80</sup> CEDAW GC 35, *supra* note 75, para. 12.

<sup>81</sup> CEDAW委員會於其較早期之一般性建議中，如第18號及第22號一般性建議，即曾簡略提及「雙重歧視」（double discrimination）及「多重與交織形式之歧視」（multiple and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惟直至第28號及第35號一般性建議方針對交織性有具體說明。

<sup>82</sup> Amanda Barbara Allen Dale, *Intersectional Human Rights at CEDAW: Promises, Transmissions and Impacts* 209 (Aug. 23, 2018)(Ph.D. dissertation, York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s://digitalcommons.osgoode.yorku.ca/phd/43> (last visited: 2022.08.31)(quoting the author's interview of Patricia Schulz, CEDAW Committee.).



分類型，如何能真實反映多元身分之動態及變遷性<sup>83</sup>？(二)CEDAW 委員會於尚未解構多元身分者所遭受之壓迫的性質及程度下，似乎不假思索地認為交織性必然就會對婦女造成「加劇之負面影響」，並將特定多元身分者的經歷不分青紅皂白地予以普遍化，其顯係在未探究個人質觀感受下即逕行認定多元身分必然只能導致不利之結果<sup>84</sup>，著實有操之過急之嫌。

另外，在國際人權法領域中亦可觀察到，越晚近制定之人權公約越能於其規範內涵中顯現出交織性的思維<sup>85</sup>。以CRPD為例，其於二〇〇六年通過時，交織性之影響層面早已擴及國際人權法，因此其文本內容亦呈現出對交織性更加深入的理解<sup>86</sup>，特別是該公約第6條及第7條針對身心障礙婦女與女童平等享有權利之規定，即直接載明其遭受「多重歧視」(multiple discrimination)<sup>87</sup>，這在其他人權公約是前所未見的<sup>88</sup>。或許是因為CRPD係人權公約中唯一於公約文本中直接載明「多重歧視」的緣故<sup>89</sup>，其對多重歧視與交織歧視之差異確實有較其他條約機構更為細緻之區分，並就兩者間之差異加以釐清：「『多重歧視』係指一個人受到基於兩項以上因素之歧視，進而導致歧視加深或加重的情況。而『交織歧視』則是指個人經歷多個面向之歧視，且該等面向同時以不可分割的方式相

83 Yuval-Davis, *supra* note 18, at 195.

84 Chow, *supra* note 6, at 472.

85 JOHANNA BOND, GLOBAL INTERSECTIONALITY AND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66 (2021).

86 *Id.* at 69.

87 CRPD第6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肯認身心障礙婦女與女童受到多重歧視，就此應採取措施，確保其完整與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

88 BOND, *supra* note 85, at 69.

89 *Id.*





互作用<sup>90</sup>。」由此段說明即可體現交織性歧視並非僅因兩種以上之歧視而導致原本歧視更加嚴重，而是在於歧視的交織會對當事人產生特別不利處境的壓迫經歷，而該特殊不利之處即為交織性所欲識別及捕捉的重點。

由以上論述可知，各條約機構對於交織性歧視的概念雖有一致性，但並未賦予統一定義，呼應學者對於人權條約機構就交織歧視解釋上呈現「分歧與片段」（*divergent and fragmented*）之觀察<sup>91</sup>。此外，不論條約機構是否在文字用語上區分多重歧視與交織歧視，上述交織性之定義及說明皆肯認交織性並非當事人身分別加總後所遭受之「更嚴重歧視」，而是無法與其所屬各身分群體相比擬之特殊處境。這同時意味著，交織性難以藉由傳統比較基準（*comparator*）的方式來認定差別待遇，故應採取何等措施消弭交織歧視、抑或如何於實際個案論證其確實存在但卻相當個人化之不平等境況，著實挑戰著人權規範之適用，以及人權條約機構能否在既有機制上尋求進一步的突破。

## 二、個人申訴案例

另一項檢視人權條約機構如何運用交織性概念的重要指標則是

<sup>90</sup> 該定義之原文為：「“Multiple discrimination”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a person experiences discrimination on two or more grounds, leading to discrimination that is compounded or aggravated.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refers to a situation where several ground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 in such a way as to be inseparable.」UN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General Comment No. 3 (2016) on 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ies*, U.N. Doc. CRPD/C/GC/3, para. 4(c) (Nov. 25, 2016) [hereinafter *CRPD GC 3*] (citing CEDAW Committee,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5 (2004) on Temporary Special Measures*, para. 4(c) (2004).)

<sup>91</sup> Maučec, *supra* note 7, at 15.



個人申訴案件（individual communication）。儘管學者形容相關案例「有限且不完整」<sup>92</sup>，但仍不失為檢視交織性是否確實具備強化人權規範功能的關鍵佐證。以下擬藉由二起個人申訴案件：R.P.B. v. the Philippines（下稱「R.P.B.案」）<sup>93</sup>及A.S. v. Hungary（下稱「A.S.案」）<sup>94</sup>，剖析CEDAW委員會如何審酌牽涉交織性歧視的個人申訴案件，以及是否能確實將交織性之核心概念，運用於個案審查與救濟之中。附帶說明的是，國外學者認為就交織性案例之操作而言，CEDAW委員會受理之個人申訴案件較其他人權條約機構更具有參考價值<sup>95</sup>，故以下將以CEDAW個人申訴案件為例來進行深入剖析，併予敘明<sup>96</sup>。

<sup>92</sup> O’Cinneide, *supra* note 17, at loc. 1911.

<sup>93</sup> CEDAW Committee., *R.P.B. v. The Philippines*, Communication No. 34/2011, U.N. Doc. CEDAW/C/57/D/34/2011 (Mar. 12, 2014). [hereinafter *R.P.B. v. Philippines*]

<sup>94</sup> CEDAW Committee, *A.S. v. Hungary*, Communication No. 4/2004, U.N. Doc. CEDAW/C/36/D/4/2004 (Aug. 29, 2016). [hereinafter *A.S. v. Hungary*]

<sup>95</sup> BOND, *supra* note 85, at 134.

<sup>96</sup> 由於CRPD與CRC有關個人申訴之任擇議定書係分別於2008年及2014年方始生效，反觀CEDAW個人申訴任擇議定書卻早於2000年即已生效，故經本文作者分別以「intersectionality」、「intersection」與「multiple discrimination」等關鍵字搜尋聯合國CEDAW、CRC與CRPD之個人申訴資料庫後發現，CRPD及CRC與此相關之個人申訴案件的數量並不多，相較於CEDAW有關的案件數量有頗大之差距。截至目前為止，儘管CRPD及CRC有少數涉及交織性歧視之個人申訴案件，例如CRPD委員會於2018年所作成有關11歲白化症兒童於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遭受殘害之個案裁決中，即提醒締約國應注意「白化症兒童的特殊脆弱性」，並避免其等遭受羞辱與邊緣化，惟該等案件內容中有關交織性歧視之描述與可供分析之資訊較之CEDAW個人申訴案件的豐富性確有不如。See United CRPD Committee, *Y v.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Communication No. 23/2014, U.N. Doc. CRPD/C/20/D/23/2014 (Aug. 31, 2018).



### (一) R.P.B. v. the Philippines 個人申訴案

申訴人R.P.B.為菲律賓籍未成年聽障少女，17歲時遭被告性侵害。被告為申訴人鄰居，對申訴人肢體障礙及「耳聾且愚笨」之情況早有知悉<sup>97</sup>。內國法院以申訴人在嘴巴未遭被告強制摀蓋的情況下卻未呼救，以及欠缺其他抗拒的積極表示等理由，判定申訴人無法證明其並未「同意」系爭性行為。申訴人向CEDAW委員會控訴菲律賓內國法院於訴訟過程中對其之歧視，已構成CEDAW有關婦女歧視規定之違反<sup>98</sup>，亦未履行CRPD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公約義務<sup>99</sup>。

本案係CEDAW委員會首度受理身心障礙婦女／女童提出之個人申訴<sup>100</sup>。其特殊之處在於，申訴人具體主張其遭受基於性別、年齡及身心障礙所造成之交織性歧視。依據申訴人之描述，聽障婦女，尤其是女童，在菲律賓社會的處境特別艱困；因為不論是相較於男性，抑或婦女，其皆處於更為劣勢的地位<sup>101</sup>。申訴人就內國法院對女性受暴者存有之刻板印象提出諸多描述，包括法院形容「被害人在整個煎熬過程（指性侵當下）中的整體表現違背一般常理，及一般人在面對類似情境時之合理標準」<sup>102</sup>。也就是說，法院認為申訴人應表現出一般菲律賓女性遭受性侵害時應有之反應，

<sup>97</sup> *R.P.B. v. Philippines*, *supra* note 93, at para. 2.2.

<sup>98</sup> 申訴人具體主張締約國違反CEDAW第2條第c款、第d款、第f款之規定。有關本案之介紹，另可參閱林沛君，同註15，頁17-18。

<sup>99</sup> CRPD第13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近用司法，包括透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

<sup>100</sup> BOND, *supra* note 85, at 159.

<sup>101</sup> *R.P.B. v. Philippines*, *supra* note 93, at para. 3.8.

<sup>102</sup> *Id.* at para. 2.5.



即其判決中所述「用盡一切力氣及勇氣來對抗嘗試玷汙她的榮譽與清白」並大聲呼救，以及「雖然身為聾啞人士，但這並不妨礙她製造聲音」<sup>103</sup>。

CEDAW委員指出，締約國司法程序不得僵化地評價性侵被害人遭受性侵時應作出之反應<sup>104</sup>，而菲律賓法院對遭受性侵害身心障礙女童所存有之刻板印象，相當程度影響了被害人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就結論而言，CEDAW委員會雖認定本案係屬CEDAW之違反，然誠如學者分析，CEDAW委員會並未深入檢視被害人在性別、未成年與身心障礙之交織下因性侵所遭受之特殊傷害，而僅是側重「女性」面向之歧視，未能由被害人同時也是一名身心障礙少女的現實處境切入，意味著CEDAW委員會係以「婦女+」（gender plus）的加總角度來看待申訴人身心障礙與未成年之身分。本案被害人明顯已遭受交織性歧視，但CEDAW委員會並未深究身心障礙未成年少女與「身心障礙男性」及「非身心障礙女性」所經歷之不同遭遇，亦未著眼於身心障礙少女之特殊處境<sup>105</sup>，顯然未確實掌握申訴人爭執之核心而有值得被批判之處。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申訴人特別請求CEDAW委員會確認其係以一名「耳聾女童強暴被害人」（deaf girl-child victim of rape）之身分而遭受歧視<sup>106</sup>，亦即請求確認其所遭受之不利待遇係肇因於性別、未成年、身心障礙多重交織的特殊處境<sup>107</sup>。以此交織性觀點為基礎，申訴人請求CEDAW委員會建議菲律賓政府以性別、身心障礙及年齡之交織為特別重點，在司法、立法與行政各個層面採

---

<sup>103</sup> *Id.*

<sup>104</sup> *Id.* at para. 8.9.

<sup>105</sup> BOND, *supra* note 85, at 159-60.

<sup>106</sup> *R.P.B. v. Philippines*, *supra* note 93, para. 3.16.

<sup>107</sup> BOND, *supra* note 85, at 160.



取針對性的積極作為<sup>108</sup>，包括以聽障性暴力被害人為對象且可使用簡訊操作之熱線、性教育課程，以及在法律及心理醫療方案中提供專業手語翻譯、聘僱聽障諮商師等<sup>109</sup>。惟CEDAW委員會最終對菲律賓所提出之建議（提供申訴人及其家屬免費心理輔導、針對性暴力相關法令進行修正、確保司法程序免費翻譯員之設置、提供司法人員CEDAW相關訓練等）仍相對限縮，且欠缺申請人請求以身心障礙女童為對象之針對性作為，亦遭批評非屬完整之救濟<sup>110</sup>。

#### (二) A.S. v. Hungary 個人申訴案

申訴人A.S.女士為匈牙利籍羅姆（Roma）人，主張遭匈牙利醫院之醫療人員強制絕育。A.S.女士育有三名子女並懷有第四胎，懷孕期間申訴人按時赴醫院產檢。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申訴人感到腹部陣痛、羊水破裂並大量出血，送醫檢查後發現胎兒已無生命跡象，需進行剖腹手術取出死胎。在手術台上，申訴人被要求簽署剖腹同意書，該同意書末段增列一段由醫生手寫且難以辨讀之內容，大意如下：「我認知到子宮內之胚胎已死亡，我強烈要求進行結紮（括號內為申訴人無法理解之拉丁文用詞）。我日後無懷孕規劃亦不希望再次懷孕。」醫療紀錄顯示上開手術於救護車抵達醫院後十七分鐘內迅速完成。直到申訴人離院前詢問醫生其是否合適再次受孕，方得知「結紮」一詞之意涵<sup>111</sup>。

申訴人表示遭結紮乙事對其人生造成重大影響，她本人及伴侶皆因此接受憂鬱症之治療。此外，基於其天主教信仰，申訴人絕無同意接受結紮手術之可能性；特別是申訴人與其伴侶係遵循羅姆傳

<sup>108</sup> *R.P.B. v. Philippines*, *supra* note 93, para. 3.17.

<sup>109</sup> *Id.*

<sup>110</sup> BOND, *supra* note 85, at 162.

<sup>111</sup> *A.S. v. Hungary*, *supra* note 94, paras. 2.1-2.3.



統及習俗之生活方式，子女即是羅姆家庭之核心<sup>112</sup>。申訴人在民間團體協助下，向匈牙利法院提起訴訟，主張醫院負有過失責任；地方法院及上訴法院分別以不同理由駁回起訴及上訴<sup>113</sup>。申訴人於窮盡內國司法救濟後<sup>114</sup>，向CEDAW委員會提起申訴並主張匈牙利政府違反CEDAW第12條所保障之醫療平等權、第10(h)條之醫療資訊權以及第16條第1項第e款自由決定子女人數之權利<sup>115</sup>。CEDAW委員會認定匈牙利政府侵害申訴人之生育權，構成前開各公約條文之違反，應給予申訴人合理賠償<sup>116</sup>。

本案申請人係同時具備懷孕婦女與少數族群之多重身分，儘管CEDAW委員會最終認定匈牙利政府違反公約，但其裁決理由卻全然忽略申訴人身為羅姆人的特殊身分，因而引發學者批評<sup>117</sup>。在

<sup>112</sup> *Id.* at para. 2.4.

<sup>113</sup> 匈牙利地方法院（Fehérgyarmat Town Court）審理結果雖認為醫院未依法告知有關受術資訊及其術後影響，構成些許過失；惟因該案係以醫療考量優先，且結紮手術業已以申訴人可理解之方式告知並取得申訴人同意，故駁回申訴人之起訴。至於匈牙利上訴法院（Szabolcs-Szatmár-Bereg County Court）則認定醫院未充分告知當事人手術相關事宜構成過失；但仍以系爭結紮手術非屬不可逆之輸卵管結紮手術，且申訴人未能證明「其永久無法懷孕與醫師行為之因果關係」，而駁回申訴人之上訴。*A.S. v. Hungary*, *supra* note 94, at paras. 2.6-2.8.

<sup>114</sup> 匈牙利上訴法院於其判決中已宣告本案不得再上訴，然匈牙利政府卻向CEDAW委員會主張申訴人於案件遭上訴法院駁回後尚得依規定聲請特別複審（revision of judgment），惟該抗辯並未獲CEDAW委員會採信。*A.S. v. Hungary*, *supra* note 94, paras. 3.7, 4.1, 10.4.

<sup>115</sup> *A.S. v. Hungary*, *supra* note 94, para. 3.1.

<sup>116</sup> *A.S. v. Hungary*, *supra* note 94, paras. 11.2-11.5.

<sup>117</sup> See, e.g., Eva Brems, *Developing the Full Range of State Obligations and Integrating Intersectionality in a Case of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CEDAW Committee, 4/2004, AS v Hungary*, in *INTEGRATED HUMAN RIGHTS IN PRACTICE: REWRITING HUMAN RIGHTS DECISIONS* 234, 234-60 (Eva Brems & Ellen Desmet



羅姆人女性長期遭受部分歐洲國家強制結紮的背景下<sup>118</sup>，本案理應是CEDAW委員會可以探討婦女與少數族群／宗教交織之範例，但委員會僅就性別歧視之單一軸線予以審酌，未能藉由將申訴人陳述之事實背景——即羅姆文化對於家庭價值及養育子女之重視——延伸至對申訴人生活（包括本案所主張之醫療事件）中所遭受之不平等對待，錯失凸顯強制結紮對本案申訴人與其他未經知情同意即遭此手術之匈牙利婦女迥然不同的實質影響，CEDAW委員會是否確實瞭解本案之癥結點係在於申訴人之「羅姆婦女」身分，而非僅僅是性別不平等之爭執，令人質疑。進一步而言，倘若申訴人係為一般婦女、而非羅姆人，醫護人員是否仍會如此輕易、甚至是反射性地為其進行結紮手術？匈牙利政府能否證明羅姆人身分與申訴人所遭受之待遇欠缺關聯性？對申訴人如此這般的歧視顯非「一般懷孕婦女」可堪比擬，亦迥然於「羅姆男性」所會遭遇到的不當對待，故究係因何導致申訴人於就醫過程中遭受較其他懷孕婦女更為不利之處境，於欠缺交織性觀點的裁決理由中完全付之闕如。

CEDAW委員會單純以「性別」角度切入的裁決結果，同樣也反應在委員會對匈牙利政府所作出的建議，亦即其僅泛泛要求匈牙利政府應確保醫療相關人員知曉CEDAW有關婦女生育及健康權保障之規範等<sup>119</sup>。誠如學者對本案之評析，在交織性觀點下，

---

eds., 2017); BOND, *supra* note 85, 147-48.

<sup>118</sup> 有關羅姆女性於其居住國家長期遭受歧視與強制避孕之背景說明，另可參考 Brems, *id.* at 236; OHCHR, UN WOMEN, UNAIDS, UNDP, UNFPA, UNICEF & WHO, Eliminating Forced, Coercive and Otherwise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n Interagency Statement (Ma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gender\\_rights/eliminating-forced-sterilization/en/](http://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gender_rights/eliminating-forced-sterilization/en/) (last visited: 2021.08.31).

<sup>119</sup> *A.S. v. Hungary*, *supra* note 94, para. 11.5 II.



CEDAW委員會實應作出更具體之回應，包括以羅姆婦女為對象，展開醫療知情同意及禁止強迫結紮之宣傳、將羅姆婦女之文化及特殊需求納入醫療人員之教育訓練等<sup>120</sup>。再者，申訴人於補充理由中其實已強調其「係一位即將喪失孩子的婦女且遭社會邊緣化的羅姆人」<sup>121</sup>，委員會對於案件背景事實所隱藏之交織性議題應具備識別力。不論申訴人是否明確以交織歧視作為主張，為貫徹對多元弱勢身分者免於遭受交織性歧視之保障，CEDAW委員會皆應於個人申訴程序階段，積極與申訴人進行互動（例如主動要求申訴人及締約國遞交補充資料），以確保裁決所提出之建議能由更廣泛的面向來回應具多重身分之申訴人的需求<sup>122</sup>。

### 三、國家責任與平等法

CEDAW委員會於其第28號一般性建議率先其他人權條約機構，由國家義務的角度肯認交織性的概念已如前述。該號建議並明確要求各國「從法律上承認該等交織形式的歧視」，就交織性應有正確之理解並將其納入國家落實反歧視之範疇中<sup>123</sup>。而該委員會嗣後針對各國國家報告之結論性意見中，則將締約國之義務予以具體化，例如於二〇一六年就日本國家報告之回應中，CEDAW委員會即指出日本缺乏「涵蓋交織性歧視之完整反歧視法」，以保障少

<sup>120</sup> BOND, *supra* note 85, at 147.

<sup>121</sup> *A.S. v. Hungary*, *supra* note 94, para. 9.4.

<sup>122</sup> BOND, *supra* note 85, at 147.

<sup>123</sup> United Nations CEDAW Committee,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The Core Obligations of State Parties Under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U.N. Doc. CEDAW/C/GC/28, para. 18 (Dec. 16, 2010).





數族群婦女免於騷擾、汙名化及暴力<sup>124</sup>，並建議日本政府針對這些族群制定禁止交織性歧視之反歧視法<sup>125</sup>。

除提醒各國欠缺完整反歧視法的問題外，CEDAW委員會就已制定平等法或人權法之締約國，則特別注意其保障範圍是否足以涵蓋交織性歧視。CEDAW委員會曾於國家報告審查過程中關注到英國於二〇一〇年生效之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以及加拿大人權法（Canadian Human Right Act）中有關交織性之規定，儘管該二國與我國係屬不同法律體系，不過由實踐國際人權公約的角度而言，英國及加拿大對交織性歧視之規範及在施行上遭受何等之困難，對於我國仍有值得參照借鏡之處。

#### （一）英國二〇一〇年平等法

由CEDAW委員會就英國最近期所提出之CEDAW國家報告<sup>126</sup>的審查意見中可發現，其特別注意到英國平等法中有關交織性的規範並對此提出建議<sup>127</sup>。該法係屬英國第五代之反歧視法規<sup>128</sup>，修法前之意見蒐集顯示當時適用之歧視法規存有疏漏，對多元身分者

<sup>124</sup> CEDAW Committe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Combined Seventh and Eighth Periodic Reports of Japan*, U.N. Doc. CEDAW/C/JPN/CO/7-8, para. 12(e) (Mar. 10, 2016).

<sup>125</sup> *Id.* at para. 13(e).

<sup>126</sup> *Eighth Periodic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Under Article 18 of the Convention, due in 2017*, U.N. Doc. CEDAW/C/GBR/8 (Dec. 18, 2017).

<sup>127</sup> CEDAW Committe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Eighth Periodic Repo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U.N. Doc. CEDAW/C/GBR/CO/8, para. 15 (Mar. 14, 2019).

<sup>128</sup> Bob Hepple, *The New Single Equality Act in Britain*, 5 THE EQUAL RIGHTS REVIEW 11, 11-13 (2011).



免於歧視對待之保障有所不足<sup>129</sup>，英國平等辦公室（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sup>130</sup>於蒐集各方資料並諮詢相關團體後，提出新增第14條「合併歧視」（combined discrimination）之條文草案<sup>131</sup>，保障因雙重不利身分而遭受不平等待遇之人，其中該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規定如下<sup>132</sup>：

- (1) 相較於不具有兩項受保護身分其中之一之人，一方(A)對具有兩項受保護身分之他方(B)為不利之對待者，則構成A對B

---

<sup>129</sup>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Explaining the Equality Bill, Dural Discrimination, available at <http://data.parliament.uk/DepositedPapers/Files/DEP2010-0103/DEP2010-0103.pdf> (last visited: 2022.08.31).

<sup>130</sup> 該辦公室主要係負責與婦女、性別及性少數有關之政策並為相關反歧視法規之主管機關。

<sup>131</sup> 依據英國相關文獻之說明，該法所稱之「聯合歧視」即為學說上所謂之交織性歧視。參閱Equality and Diversity Forum & Equality and Diversity Forum Research Network, Evaluation of the Equality Act 2010 Evidence Dossier 40 (2011), available at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5512/EDF-evidence-dossier.pdf](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5512/EDF-evidence-dossier.pdf) (last visited: 2022.08.31).

<sup>132</sup> 條文之英文原文為：

「(1) A person (A) discriminates against another (B) if, because of a combination of two relevant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s, A treats B less favourably than A treats or would treat a person who does not share either of those characteristics.

(2) The relevant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s are—

- (a) age;
- (b) disability;
- (c) gender reassignment;
- (d) race;
- (e) religion or belief;
- (f) sex;
- (g) sexual orientation.」



之歧視。

(2)前項所稱「受保護身分」包括如下：

- (a)年齡；
- (b)身心障礙；
- (c)性別重置；
- (d)種族；
- (e)宗教或信仰；
- (f)性別；或
- (g)性傾向。

依據英國官方說明，上開「合併歧視」係為保障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乃為領先世界之先進立法<sup>133</sup>。該條條文提出於議會後，受到跨黨派及包括身心障礙團體等民間之支持。英國法律扶助單位於草案協商過程中亦提出數據指出，於二〇〇八年四月至十二月間，向其尋求諮詢之13,000起當事人中，有8%涉及兩種身分類型之歧視，共約1,000人；而其中更有119人所提出之歧視事由係涉及超過兩種身分之多重面向，顯示有近一成尋求法律扶助者恐已遭受雙重或多重歧視<sup>134</sup>。惟法案制定過程中由於雇主團體對於多重歧視之規範表達強烈抗議，經協商妥協後立法者將「合併歧視」之定義限縮於指涉「兩項」受保護身分，而非前述交織性歧視所稱之至少兩項身分類別<sup>135</sup>。

儘管該條款制定至今英國主管機關尚未公布施行日，顯示有其現實面之執行阻力，惟司法實務上已不乏法院援引合併歧視的概念具體檢視當事人遭受歧視之情境。例如，於一起由單親女性士兵向

<sup>133</sup>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supra* note 129.

<sup>134</sup> BOB HEPPLER, EQUALITY: THE NEW LEGAL FRAMEWORK 61-62 (2011).

<sup>135</sup> *Id.* at 61-62.



法院所提出之不當解僱聲請<sup>136</sup>中，法院即認為聲請人的雙重不利身分（婦女與種族<sup>137</sup>），意味著要求二十四小時待命的軍旅規定對其構成歧視，且無法單純地將該等歧視歸類至對單一族群的差別待遇。倘若法院僅著重於對單一身分別之歧視，勢將無法完整地理解當事人所遭受之「真正不利益」（true disadvantage），以及歧視通常是一種具有多重面向的經驗（multi-faceted experience）<sup>138</sup>。

### （二）加拿大人權法

在消弭歧視的人權實踐上，加拿大法院及人權機構<sup>139</sup>多年前即開啟對交織性概念之探究與闡釋，此由CEDAW委員會在該國第八次及第九次CEDAW國家報告審查意見中並非論及法律條文保障之不足，而是著重於交織性歧視於司法救濟中之運用亦可窺知<sup>140</sup>。對此，加拿大政府指出交織性質之歧視（intersectional nature of discrimination）業已獲得其最高法院之承認<sup>141</sup>，且鼓勵法院對人權

<sup>136</sup> Ministry of Defence v DeBique [2009] UKEAT 0048\_09\_1210.

<sup>137</sup> 聲請人原籍為加勒比海之島國聖文森及格瑞那丁（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sup>138</sup> Ministry of Defence v DeBique, *supra* note 136, para. 165.

<sup>139</sup> 加拿大除聯邦政府設有國家人權委員會（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外，部分州亦有其各自之人權機構，例如Ontario州之人權委員會係於1961年所設立，其具體工作目標之一即為歧視之消弭及預防。

<sup>140</sup> CEDAW Committee, *List of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Combined Eighth and Ninth Periodic Reports of Canada*, U.N. Doc. CEDAW/C/CAN/Q/8-9, para. 3 (Mar. 16, 2016).

<sup>141</sup> 加拿大政府於該問題清單之回覆中並未以具體法院個案進一步說明。惟依作者初步搜尋，有關交織性歧視個案之探討多聚焦於「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第15條第1項禁止歧視之規定，例如最高法院於個案中肯認歧視之主張可以交織性方式呈現，且原告得將前述第15條第1項所禁止之歧視樣態（如種族、國籍、身分、性別等）予以組合（法院用語為「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grounds」、「synthesis of the grounds」）來主張請求，詳Law v. Canada,



規範採取「廣泛與開放、而非侷限或排除性之解釋模式」<sup>142</sup>。

具體檢視加拿大聯邦政府所制訂之人權法（**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可知，該法第3.1條係針對「多重歧視」（**multiple grounds of discrimination**）之特別規定並明文揭示：「為求明確，歧視性作為包括因單一或超過一項禁止歧視樣態、或各樣態合併產生影響之歧視」<sup>143</sup>。綜觀加拿大近年來之實務案例，以該項條文為依據而具體主張之歧視身分類別的組合包括「家庭狀況與身心障礙」<sup>144</sup>、「性別與年齡」<sup>145</sup>、「種族與性別」<sup>146</sup>等。而由法院其後對該條文之闡釋亦可發現，其立法目的顯然係就細微的歧視樣態（**subtle forms of discrimination**）以及於當事人難以基於單一身分別來證明其遭受歧視之情況時，協助法院可以更全面及彈性地就歧視之構成與否來加以認定<sup>147</sup>。

此外，加國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Ontario Human Rights**

---

[1999] 1 S.C.R. 497 (Can.)。進一步詳參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n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to Discrimination: Addressing Multiple Grounds in Human Rights Claims* 17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ohrc.on.ca/en/intersectional-approach-discrimination-addressing-multiple-grounds-human-rights-claims> (last visited: 2022.08.31).

<sup>142</sup> CEDAW Committee, *Replies of Canada to the List of Issues and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Combined Eighth and Ninth Periodic Reports of Canada (Addendum)*, U.N. Doc. CEDAW/C/CAN/Q/8-9/Add.1, para. 24 (Sept. 26, 2016).

<sup>143</sup> 原文為：「For greater certainty, a discriminatory practice includes a practice based on one or more prohibited grounds of discrimination or on the effect of a combination of prohibited grounds」。

<sup>144</sup> See for example, *Jorge v. Canada Post Corporation*, 2021 CHRT 25 (CanLII); *Flatt v. Treasury Board (Department of Industry)*, 2014 PSLREB 2 (CanLII).

<sup>145</sup> See for example, *Emmett v. Canada Revenue Agency*, 2018 CHRT 23 (CanLII).

<sup>146</sup> See for example, *Wilson v.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2015 CHRT 11 (CanLII).

<sup>147</sup> *Mr. X v.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2018 CHRT 11, para. 296.



Commission) 多年前亦曾提出過去關注於個人的身分特質 (characteristics) 之歧視觀念應有所轉變，並以「交織性模式」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一詞來強調當事人遭受歧視的複雜經歷必須被清楚看見<sup>148</sup>。該委員會就其所受理之案件進行統計分析後，發現有48%之申訴人具備兩種禁止歧視之身分別，其中因身心障礙而遭受歧視者即有19%的案件涉及多重歧視；而性別歧視案件中則有27%；至於有關年齡歧視的案件則有高達56%包含其他身分別之歧視<sup>149</sup>。換言之，該委員會受理之歧視案件中有近半數涉及不只一種身分別之歧視，其中身心障礙、性別與年齡三類身分別更有明顯交錯之現象。

綜上所述，視各國禁止歧視法律規範之狀況及縝密度之不同，CEDAW委員會已分別提出包括制定保障交織性歧視之反歧視法、注意現行歧視保障範圍是否足以涵蓋交織性歧視，以及要求已禁止交織性歧視之締約國說明法院係如何將交織性歧視運用於個案等不同層次之建議，足見CEDAW委員會已相當熟稔地將交織性理念實際運用於國家報告之審查中。

#### 四、我國人權公約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

相較於國際間交織性研究的蓬勃發展，國內有關交織性之論述確實略嫌不足，有待急起直追。自二〇〇九年CEDAW首次國際審查為起始，當時德國籍審查委員Schöpp-Schilling即曾就國家報告中有關「歧視之定義」對政府提出「是否已有處理交織歧視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案例」之詢問<sup>150</sup>，試圖喚醒國內對

<sup>148</sup> 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upra* note 141, at 2.

<sup>149</sup> *Id.* at 11-12.

<sup>150</sup>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國家報告之國外專家建議一覽表，



此議題之關注。其後，民間單位即於第二次審查結論性建議的後續追蹤會議中，提請政府就交織性歧視應採取更積極之作為，其中包括應釐清交織性歧視之意涵及所適用之群體<sup>151</sup>、就交織性歧視現況應進行性別統計以瞭解受害群體及其嚴重程度<sup>152</sup>，以及應提升政府對交織性歧視之認知，而非「只限於移民女性及身障女性而已」等<sup>153</sup>。為回應前開呼籲，政府遂於二〇一七年CEDAW第三次國家報告之不歧視章節中，首度就「交織性歧視」提出定義：

「以性和性別為由對婦女的歧視，與影響婦女的一些其他因素息息相關，包括種族、健康狀況、年齡、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如針對新住民、原住民、單親、身心障礙婦女、高齡婦女及LGBTI等人之歧視<sup>154</sup>。」

上述定義雖涵蓋交織性涉及多重身分別的概念，然因係屬CEDAW之範疇，仍無可厚非地侷限在「性和性別」與其他因素之交錯，故是否可涵蓋不涉及性／性別重疊之族群（如男性身心障礙原住民），不無疑問。惟值得注意的是，上開定義並未展現學說及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對於身分別間「密不可分」所造成「不同與特

---

詳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https://gec.ey.gov.tw/Page/4D41529D2CAC4188>，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惟由該次審查之公開資料中並未見政府之相關回應。

<sup>151</sup> 審查各機關對CEDAW第2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初步回應會議（第6點、第10點）之會議紀錄，頁11，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發言，2014年，<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download/index/1>，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sup>152</sup> 同前註，頁12-13，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發言。

<sup>153</sup> 同註151，頁14，財團法人臺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發言。

<sup>154</sup>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3次國家報告專要文件，頁12，2017年，<https://gec.ey.gov.tw/Page/B168D170DABA4D67>，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殊傷害」之概念意涵。而誠如學者就政府部門是否確實掌握交織性內涵所提出之質疑，政府部門在落實CEDAW結論性建議中有關公務人員應接受交織性教育訓練時，係採行將不同身分別／弱勢因素單獨檢視，再分別提供「性別平等訓練以及身心障礙訓練」的方式來進行課程規劃，完全忽略「兩種歧視原因（性別及身心障礙）交織在同一族群將產生特別不利的結果」<sup>155</sup>，呈現出停留在不同身分別間表面性連結之反歧視思維，明顯對當事人特殊不利益處境缺乏認知。

相形之下，部分民間團體對交織性概念則較官方有更為清楚之認識與掌握。例如，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之平行報告中，民間團體即援引CRPD第6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國內相關法令未就多重歧視與交織性歧視予以規範的問題<sup>156</sup>；另有平行報告直言「我國的政策規劃，僅將所有的障礙者視為同質的群體，而沒有看見不同障礙者彼此之間存有的許多差異，例如性別、階級、年齡、族群等，這些都會影響障礙者所面臨的處境，以及她們需要的福利服務」<sup>157</sup>，清楚指出政府「沒有看見不同障礙者彼此之間存有的許多差異」，以至於許多身心障礙者恐在政策中被忽略而散落的困境，再次呼應交織性歧視立法之重要性。

而在這些涉及多元弱勢身分的交織性議題中，有關婦女／身障

<sup>155</sup> CEDAW第3次國家報告期中審查書面意見完整版，頁24，<https://gec.ey.gov.tw/Page/2318D3663220731D>，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sup>156</sup>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總協調），2021年CRPD平行報告，第40段落，2021年4月，下載自衛生福利部，[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1499](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1499)，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sup>157</sup>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身心障礙婦女人權影子報告書，頁1，2014年，下載自CEDAW資訊網，<http://www.cedaw.org.tw/tw/english/global/download/index/1>，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婦女／身障兒少遭受性侵害與性暴力之部分顯然係CEDAW、CRC與CRPD之共同關注。例如有民間團體對政府未能提出身心障礙婦女數據資料的問題表達不滿，直言「我們看不到女性障礙者的整體樣貌，也難以估算她們可能遭到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的比例」<sup>158</sup>。而人權公約監督聯盟<sup>159</sup>與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分別於兩公約首次國際審查及CEDAW第二次國際審查中，直言譴責臺南啟聰學校發生數十名身心障礙學生遭受性侵害之重大事件<sup>160</sup>，冀望以具體案例引發國際專家與政府對身心障礙兒少遭受性暴力議題的關注。甚至在CEDAW之國際審查中，亦有諸多民間團體以服務個案之經驗為基礎，提出未成年智能障礙者遭受性侵害之嚴重性並未受到重視<sup>161</sup>、司法系統對被害婦女與女童缺乏友善，以及司法判決結果

<sup>158</sup> 同前註，頁3-4。

<sup>159</sup> 原為兩公約監督聯盟，後更名為人權公約監督聯盟。

<sup>160</sup> COVENANTS WATCH, 2011 TAIWAN HUMAN RIGHTS REPORT: PARALLE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N RESPONSE TO THE INITIAL REPORT SUBMITTED UNDER ARTICLE 40 OF THE COVENANT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38 (Nov. 30, 2012), available at [https://covenantswatch.org.tw/wp-content/uploads/2018/12/2013-ICCPR-State-Reports-Shadow-Report\\_EN.pdf](https://covenantswatch.org.tw/wp-content/uploads/2018/12/2013-ICCPR-State-Reports-Shadow-Report_EN.pdf) (last visited: 2022.08.31); 人本教育基金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CEDAW）影子報告——身心障礙學生集體性侵害事件，2014年5月，下載自CEDAW資訊網，<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download/downloadFile/113>，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該起事件後續經監察院調查，自2004年起至2012年，疑似發生164件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造成92名學生身心嚴重受創，最終彈劾包括校長等16人。詳監察院新聞稿，2012年7月16日，[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sms=8912&s=6106](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sms=8912&s=6106)，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sup>161</sup>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中華民國第3次國家報告影子報告，頁3-4，2018年1月，下載自CEDAW資訊網，<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download/downloadFile/250>，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時常受到司法人員自身對被害人品格與意願之主觀認定所影響等實務觀察<sup>162</sup>。

反觀，政府部門則是在歷經數次國際審查後，方於二〇一七之年之CRPD首次國家報告及CEDAW第三次國家報告分別針對具有性別、未成年人及身心障礙之身分交疊的「身心障礙女童」有較多著墨，同時指出性侵被害人中有接近20%為身心障礙者<sup>163</sup>，以及18歲以下身心障礙女童受暴率為其他未成年女童之6.8倍<sup>164</sup>。惟審查專家似不認為前開數據足以呈現遭受性侵害身心障礙女童之完整樣貌，故建議政府應「系統性地收集對女性施暴所有形式之統計數據，依暴力形式、年齡、身心障礙」等因素進行分類<sup>165</sup>，並於結論性意見中指明政府對具備交織形式身分之身心障礙女童缺乏積極平權措施的問題<sup>166</sup>。

<sup>162</sup> 同前註，頁3-4。此段內容所涵蓋之對象似未特定聚焦於身心障礙女童，而是更廣泛地指涉性侵被害婦女、未成年人及身心障礙者等。

<sup>163</sup> CRPD初次國家報告載明：「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約有7成為女性，而約有5%至6%為身心障礙者；性侵害被害人約有18%為疑似或確定身心障礙者；兒少保護個案則約有5%為身心障礙者，4%有發展遲緩情況」，詳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初次國家報告，第116點次，2016年12月3日，下載自CRPD資訊網，[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72](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72)，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sup>164</sup>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民國第3次國家報告專要文件，第2.32點次，2017年12月，下載自CEDAW資訊網，<http://cedaw.org.tw/tw/en-global/download/downloadFile/238>，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sup>165</sup> CEDAW第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建議，第29(e)點次，下載自CEDAW資訊網，<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download/downloadFile/262>，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sup>166</sup> 國際審查委員會（IRC）2017年11月3日就中華民國（台灣）施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初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24點次，2017年，下載自CRPD資訊網，[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261](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261)，最後瀏覽日：2022年8月31日。



儘管在歷次國家報告中難以具體看出政府針對交織性歧視之具體作為，但在國際審查專家及民間團體之關注下，期待交織性之概念及論述未來可由涓涓細流逐漸匯聚成河，以強化我國平等與不歧視之政策及規範，並就保障弱勢族群之實質平等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 肆、交織性之具體呈現——判決評析與研究訪談

近年來，國內有關歧視交織性之研究已日漸增多，且法律、社會工作、社會學等領域之學者與民間團體之工作者更是接連以交織性的觀點來探討原住民同志、兒少、婦女及身心障礙者所面臨之困境<sup>167</sup>。其中，有論者即針對國內性侵害案件中存有受性侵害人數與狀況不明、「身心障礙女童」等特別弱勢者在國家數據統計中幾近隱沒<sup>168</sup>，以及原住民同志如何在族群與性別的交織下發展出「不同於非原住民同志或原住民異性戀的生命經驗」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sup>169</sup>，尤其是後者即係以交織性視角來發掘男同志原住民較其他「原住民」及「男同志」更為艱困且特殊的處境，用以凸顯男同志原住民在身分類別間隙中缺乏權利保障及救濟之景況，呼應交織性所強調避免將群體成員一視同仁的研究取向。此外，亦有人權

<sup>167</sup> 例如Ciwang Teyra、黃炤愷、謝宛蓉，只想好好地生活：原住民同志之交織處境與因應策略，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3期，頁1-53，2021年6月；陳昭如，同註15；林沛君，同註15，頁7-23；顏詩怡，社會建構、暫行特別措施與交叉歧視：走向落實婦女人權的深水區，台灣人權學刊，5卷1期，頁113-118，2019年6月；陳麒文，身心障礙與性別，台灣醫學，22卷4期，頁422-427，2018年7月；曾凡慈，障礙與童年的交織：障礙兒童的童年研究，臺灣社會學會通訊，87期，頁33-37，2017年11月。

<sup>168</sup> 林沛君，同註15，頁21-22。

<sup>169</sup> Ciwang Teyra 等，同註167，頁1-53。



工作者以交織性概念為基礎發表論文，指出由於具有多重弱勢身分處境之婦女係人口中的相對少數，其需求不但長期遭受忽視，更面臨倡議或遊說能量難以匯集的困境<sup>170</sup>。

本文第參部分以兩則有關少數族群婦女及身心障礙少女權利遭受侵害之公約個人申訴案件為例，用以凸顯及探討締約國內國法院對於該等婦女及少女所存有之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交織性觀點如何呈現他們與其他不同身分別之人難以比擬的困境，以及公約規範下之國家義務究竟應如何來重新思考與界定等議題。延續此脈絡，以下將藉由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侵訴字第79號判決，嘗試由交織性觀點來檢視未成年智能障礙少女遭受性侵害的司法救濟樣貌。然而，採行交織性架構的視角就像是「第一次戴上矯正眼鏡」<sup>171</sup>，剛開始權力與壓迫如何形塑我們生活的畫面確實有點模糊。為求更加清晰地捕捉這些影像，並以交織性作為一種「觀察的方法」，也同時是「行動取向的實踐」<sup>172</sup>為探究目標，本文另藉由與服務該等弱勢群體之工作者的研究參與，將交織性概念作為切入點和這些實務專家展開對話，冀能進一步將理論轉換為實務工作者可操作之工具，並對法律規範之增修方向集思廣益。

### 一、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侵訴字第79號判決

本案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國中少女，案發當時為輕度智能障礙者（日後經鑑定為中度智能障礙）。被告為被害人母親曾經交往的對象，某日趁被害人至房間看電視時，對被害人施以性交行為。嗣後被害人以通訊軟體與母親友人聊天時透露此事，母親始得知並報

---

<sup>170</sup> 顏詩怡，同註167，頁116。

<sup>171</sup> BOND, *supra* note 85, at 245.

<sup>172</sup> Truscan & Bourke-Martignoni, *supra* note 7, at 104.



警處理。檢察官原以刑法第225條第1項利用被害人身體障礙或心智缺陷、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之罪名起訴<sup>173</sup>，但法院認為被害人當時並未因心智缺陷而「處於不能或不知抗拒」性交之情形，故變更起訴法條改以刑法第227條第1項「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定罪<sup>174</sup>，判處被告有期徒刑三年八月。

針對被害人智能障礙及未成年之身分，法院於裁判書中針對被害人證詞證據能力之認定分別提及其「記憶、理解、作答能力、時間定向等能力顯較正常人有所不足，本難苛求甲女能毫無遺漏、完整清晰描述案發經過」、「囿於其年齡、經驗、智識程度等限制，難以完全、正確之理解性行為內容或方式」等語，顯示法官就其年齡與心智障礙等因素已有所審酌，惟法院對於被告是否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之認定，則容有進一步探究之處。詳言之，法院主要係依據被害人與證人通訊軟體聊天內容中提及，被害人於性交當時「沒有反抗」、「喜歡摸胸部」、「他（指被告）喜歡我」及「可是我有一點點喜歡他」等語，以及學校已有教導相關性教育課程，輔導摘要亦記載「老師有教導一些拒絕技巧」等，認定被害人雖有智能障礙，但非處於「不能或不知抗拒」之狀態且系爭性行為並未違反其意願<sup>175</sup>。

<sup>173</sup> 刑法第225條第1項規定：「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sup>174</sup> 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sup>175</sup> 被告雖曾主張其為智能障礙者，惟法院認定「被告縱有識字能力、學習能力不佳等輕度智能障礙情況，然該等病況並未影響其對現實環境之判斷，仍能理解其本案所為妨害他人性自主等行為可能帶來之後果，且有一定之判斷能力」。儘管被告之身心狀況是否為量刑考量因素亦值得關注，惟並非本文之探討範圍，併此敘明。



上開論理有疑義之處在於，儘管法院對被害人當下狀態之判斷非以其身心障礙或年齡為唯一準則，惟當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心智障礙女童時，上述「沒有反抗」、「喜歡摸胸部」、「可是我有一點點喜歡他」等描述是否足以認定被告並非以違反被害人「意願」方式而為性交？易言之，即使法院認定被害人對於性行為之認知「尚非處於全然不知悉其義之狀態」，但在「心智障礙」與「未滿14歲」兩項因素同時交疊下，所謂「反抗」及「意願」之判定標準自不得當然與其他未成年女童遭受性侵時相比擬——已學習性教育課程之一般女童在性侵害當下或許懂得如何抗拒，但這並不表示心智障礙之未成年人也能被合理期待有同等程度之判斷能力。而由判決理由中並無法窺知法院就「不能或不知抗拒」及「無法或難以表達其意願」之認定是否已給予被害人特殊考量，甚或採取較其他未成年女童更寬鬆之審酌標準。因此，心智障礙與未成年雙重身分之交織，對於本案判決結果是否有任何關鍵影響，容有疑義。

對照本文第參部分之A.S.案與R.P.B.案，可發現本案與CEDAW委員會裁決結果遭受學者批評之處相似。首先，本案法院是否曾經或嘗試探究在性暴力事件中「未成年」與「心智障礙」雙重身分所導致之被害人的特殊處境，頗值商榷。如同前述R.P.B.案，本案法院雖亦同樣標示了被害人「智能障礙」、「能力顯較正常人不足」、「表達能力像小孩子」等心智狀態，但並未將該等因素運用於其論理及判決結果；特別是心智狀態如何影響本案法院對於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所認定之心證。進一步言之，被害人口中的「喜歡他」是否如一般同齡女童對異性之「喜歡」、而「沒有反抗」的原因又是否受限於被害人對性侵害行為的理解？就結論而言，在「一般情況」下「喜歡加害人」或「沒有抗拒性行為」等情狀也許可供作為認定「合意性交」之考量因素，惟在本案中基於被害人的心智障礙及未滿14歲的交織下，法院應提高於此「特殊情況」下「合意



性交」之認定準則。此外，心智障礙少女在我國社會中長期以來即係性暴力主要受害群體之一的結構性問題，似非法院考量之因素。質言之，心智障礙少女在遭受性侵害的過程、乃至於後續訊問、證據蒐集、法庭陳述之整個司法程序中，相較於其他一般少女，究係會遭受到何等的不利對待，以及這群弱勢被害人需要哪些特殊協助，不應僅係法律制定及政策規劃時所應納入考量之重點，適用法律之執法者就交織性之意識及認知，則更關乎多重身分者是否能在權利遭受侵害後獲得完整及適切之救濟。

理論上，當案件涉及交織性的情況時，法院就被害人的提問、證據審酌及分析的方式皆應有所調整，並應嘗試以交織性的理念來重新闡釋法律規範的精神，以作出更符合被害人實際狀況之判決，方能彌補被害人因其特殊處境所遭受之不利益<sup>176</sup>。故以下期望藉

<sup>176</sup> 有關刑法對於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中加害人是否以「違反意願之方法」作為認定是否構成強制性交罪的問題，自白玫瑰運動以來即為兒少民間團體及刑法學者所熱烈討論之議題，如陳昱如、周榛嫻，從兒童性侵害案件看兒童性同意權與證述能力，載：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9卷，頁201-226，2016年12月；黃惠婷，證明「違反意願」非強制性交之必要條件——簡評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九四號判決與九十九年刑事庭第七次會議決議，台灣法學雜誌，161期，頁194-204，2010年10月；鄭逸哲，與未滿十六歲人進行性接觸之刑法適用——評析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九四號刑事判決和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刑事庭第七次會議決議，法令月刊，61卷12期，頁35-48，2010年12月；盧映潔，「意不意願」很重要嗎？——評高雄地院九十九年訴字第四二二號判決暨最高法院九十九年第七次刑庭決議，月旦法學雜誌，186期，頁164-173，2010年10月等。本文援引前揭個案之目的並不在於探討未成年性侵害案件之刑事政策，抑或由刑法構成要件觀點就本案判決結果予以評析，而是嘗試呈現法院判決中受性侵害少女多重不利身分交織之樣貌——未滿14歲心智障礙少女對性的理解及其在性行為當下之反應，應以其尚未成年的角度來辨析，自當不在話下。然而，若未能更細緻地關注智能障礙的因素如何導致被害人的遭遇及其所受之影響與其他青少年有所不同，則顯然無法立體完整地呈現被害人之處境，而要達到實質平等的目標勢將更遙不可及。



由與實務工作者之訪談，能更細緻地理解在社工人員對個案兒少提供福利服務的實務經驗上，以及法律專業人員就被害少女之案件進入司法系統的歷程中，多元劣勢的因素究係如何複雜化身心障礙女孩遭受性暴力侵害的經驗並影響其權利之救濟。

## 二、研究訪談

本文之訪談設計係採行兩階段式資料蒐集：第一階段先與個案服務經驗豐富之社工人員共8人進行線上焦點座談，座談重點聚焦在對於多元弱勢身分者之服務現況與困境，期能藉由參與者之群體思辨來激發不同的觀點。第二階段則擷取由焦點座談所獲得之資訊與共通議題，進一步透過研究者與四位法律人員受訪者以一對一之深入線上訪談方式，來勾勒該等被害人進入司法程序後之處境，作為後續思索交織性概念可如何運用於協助克服現實困境之基礎。

有關受訪對象之選取部分，研究者係藉由本身常年與各民間團體之合作經驗以及專家推薦，以找尋對研究主題有實務經驗之社工人員與法律人員。第一階段受訪者特別篩選涵蓋「婦女」、「兒少」及「身心障礙」三類型組織之第一線實務工作者，以契合身心障礙女童之研究主題。於確認研究參與者後，研究者即以email或其他電子通訊與受訪者進一步聯繫、提供研究概述、回答相關問題並將「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下稱「參與同意書」）及訪談大綱提供予受訪者，以作為實際訪談之準備。

表一 焦點座談參與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專業總年資	現任職務頭銜	服務單位屬性
D1	6.5年	社工	身心障礙
CD1	20年	專員	身障兒少
W1	10年	研究員	婦女





受訪者	專業總年資	現任職務頭銜	服務單位屬性
W2	超過20年	社工	婦女
C1	超過20年	不予揭露	兒少
C2	13年	家園主任	兒少
C3	11年	社工	兒少
C4	超過20年	執行長	兒少

表二 個別訪談參與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專業總年資	現任職務頭銜	服務單位屬性
LW	15年	律師	律師事務所
PO	超過25年	小隊長	一線警察
JU	超過20年	法官	地方法院
PR	9年	檢察官	地方檢察署

訪談以半結構式進行，受訪前於計畫概述及參與同意書中說明期望以「交織性」概念來檢視國內身心障礙女童遭受性暴力之實務現況。實際訪談前研究者亦會再次說明交織性之核心理念，希望能獲得身心障礙女童與單一弱勢身分者（如一般女童、身心障礙者）間之特殊處境及服務困境之專業經驗分享。訪談大綱係依據受訪者之專業別而設計，其中以社工人員為受訪對象之焦點座談主要是在釐清以下幾個面向：(一)受訪者服務多重弱勢身分者相關之經驗及案件類型；(二)相較於僅具備單一不利身分別者（例如在性侵害案件中，以婦女與身心障礙婦女為比較），受訪者對於被服務對象處境之觀察；(三)實務上係如何回應多重弱勢身分者之特殊處境等。而以前述焦點座談之訪談結果為基礎，針對司法人員之訪談則進一步聚焦於遭受性暴力之身心障礙女童於司法程序中可能面臨之



困境<sup>177</sup>。除前述提問外，並另詢問(一)受訪者對其等之特殊處境之理解與觀察；(二)該等女童於服務提供或司法救濟程序中是否遭遇特殊之困境，以及現行運作及規範對其等之保障是否有不足之處；及(三)國際人權公約之國內法化後對於該等弱勢兒少之權益保障是否有產生任何影響。

### 三、交織性與身心障礙女童實務困境及突破可行性之思考

#### (一)欠缺整體性之思維與處遇

交織性的核心係為顛覆長期以來將歧視聚焦於單一不利身分、過分簡化生命經歷的單軸思維模式，而就依此規範模式所建置的現行體制難以顧及多元弱勢身分者特殊需求的問題，受訪者則有具體之描述：

「我們的兒少是身障兒少時，在身障科和兒少科推來推去這件事情，一些做兒少的夥伴應該也都心有戚戚焉……但是我們一直在爭論，難道身障者他就不是兒少嗎！」<sup>178</sup>」(CD1)

「實際上要兩個不同體系的社工互相配合，去理解彼此是有困難的。所以我們可能會在某個縣市聽到身障科的人瘋狂抱怨兒少科，但是換了一個場合，換成兒少科的人瘋狂抱怨身障科。很難說哪一邊是全對的，因為我們可能會覺得是兒少科想要把兒少丟到身障科……。」(D1)

以單一身分別分類之組織型態，除導致具備多重身分者於福利體系中可能遭受拒絕或被「漏接」(CD1)的問題外，也凸顯出國

<sup>177</sup> 惟個別訪談中有受訪者之訪談內容係特別聚焦於性剝削兒少在司法程序中之困境，併予敘明。

<sup>178</sup> 此部分受訪者係以臺北市0-6歲早療通報中心之業務為例來加以說明。



內未能藉由完整細部數據（disaggregated data）來掌握受關注族群之實際處境與需求，並進一步防範因多元因素所導致多重與交織性歧視的現況<sup>179</sup>。對此，有受訪者直言政府部門確實未針對身心障礙女童遭受性暴力之人數提出正式統計數據，但其實務工作所接觸之其他資料<sup>180</sup>則明確顯示被害女童中「有超過一半受害人是智障」（D1）。另有受訪者補充說明數據存有「黑數」問題：

「我覺得心智障礙者被侵害或這個部分真的很多黑數，這些黑數包含權力不對等，而在家庭裡我們也遇過家長覺得說他不懂事、沒有這件事、他亂說的，家醜不外揚……」。  
（CD1）

數據的蒐集與呈現有助於導引政府部門對交織性相關人權之侵害投予更多關注，在政府部門未能掌握相關資料的前提下，必然無法就相關政策及規範之改革提供必要的佐證基礎，值得吾人警惕與注意。

## （二）究竟是「哪裡不一樣」之辨識

一般人或許不難想像，一名性暴力下的身心障礙女童與遭受同樣侵害的非身心障礙女童相較之下，前者應更具脆弱性。但對於如何識別該族群長期被漠視的特殊需求與困境，並考量個人於該情境中所承受的實質影響，實務工作者亦不諱言並非如此地想當然耳：

---

<sup>179</sup> United Nations CRPD Committee, *List of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Initial Repo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U.N. Doc. CRPD/C/GBR/Q/1, para 2(b) (Apr. 20, 2017).

<sup>180</sup> 受訪者此處所指係為衛生福利部所召開之重大性侵案件會議資料，惟該項資料並未公開。



「大家好像知道他們特別，但特別的點體現在生活中的細節哪裡不一樣？大家還是難以理解」。(D1)

此外，特殊資源的缺乏也是社工人員實務上必須面對的日常困境：

「身心障礙的孩子，我們都會以為我們跟他們講他們就會懂，像比較需要人際關係的身心障礙孩子，在平常家園的生活上找不到好的人際關係，就轉由網路上去找，所以當網路上的人請他拍裸照約他出去玩，他都覺得很開心。……如果有特教的資源告訴我們怎麼去幫助這群孩子的話，在工作中也比較會順利一點」。(C3)

「……智能不足的孩子，在資源與法規上，其實都沒有對這樣的孩子賦予政府該做哪些或是該有哪些資源的規劃，這一塊其實蠻缺乏的」。(C4)<sup>181</sup>

受訪者進一步指出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司法人員可能會基於智能障礙兒少曾經上過人身安全與性侵安全的課程，而質疑兒少「怎麼會不知道要說不要」、似乎覺得「有教就一定會」(D1)，完全忽略智能障礙兒少在學習上與一般人之差異：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對你稍微好一點的情況之下，比如說常常送你很少吃到用到的東西，就會發生性侵這件事情，但是對她來說這不叫性侵，因為這個阿伯叔叔對我很好」。(CD1)

其他受訪者亦呼應此觀察並指出「我們都會以為我們跟他們

---

<sup>181</sup> 此段受訪內容並非以遭受性暴力之女童為對象，而是受訪者就心智障礙兒少普遍所面臨困境之觀察。



（指身心障礙兒少）講他們就會懂……可是他們其實需要更多拆解式溝通」（C1）；另有受訪者表示智能障礙兒少很敏感，與其對話需要更注意當下的情境：

「他們（指輕度智能障礙兒少）有時候會看你（指司法人員）的狀態來回答，你可能會想聽什麼答案？所以有時候孩子去被訊問時，我們會說事情明明不是這樣你為什麼回答對！」。（C2）

當性侵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同樣衍生前述多元弱勢者時常難以被辨識的問題，特別是當被害人心智障礙程度較輕（未達中重度），會有因表面上「看不出來」，而在司法程序中被與「一般未成年少女」等同視之：

「與個案對談，她都答得出來，她講的話也沒有如中重度障礙者會顛三倒四，在認定意願時，當然就會尊重當事人的意願。〔雖然〕她可能不是很懂我們問的意思，表達出來的就會很像是合意，法官就會認為即便妳是輕度障礙，但都可以講出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就很難適用不能不知的情況<sup>182</sup>，這種情況下只能將當事人視為一般人去處理」。（LW）

究其原因，受訪者認為司法人員一般缺乏判斷個案是否有特殊需求的能力，而這類型被害人需要更長時間的相處方能發現個案狀況，但「法官與檢察官不可能有這麼多的時間，甚至連我們都沒有辦法花這麼多時間去瞭解當事人的問題」（LW）。該名律師受訪者指出，只要個案表達流暢，「表面上看起來聽得懂」，即會將其

<sup>182</sup> 即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及第2項之強制猥褻所要求之「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或猥褻者。



視為一般當事人。

而就如何能更貼近特殊需求兒少的問題，多位工作者則坦承需要提升自身專業能力，例如藉由訓練或團隊合作，方能有所應對（C2、W2、CD1）。另有受訪者因提供給複雜性個案之資源不足或自身工作分配，而感到「他們的差別沒有被對待好」（W1）。另外，由於特殊個案原本人數即較少，專業經驗需更長時間之累積，故當服務提供者非專門人員，其經驗值可能會隨著人員流動而消失（D1）。由實務工作者有感而發地表示自身之專業能力於處理複雜性特殊個案時可能有所欠缺的反思，確實值得警惕。

### （三）結構性的壓迫與不平等

承前所述，交織性特別強調「深入挖掘結構性不平等並從中尋求適當救濟」，以及捕捉兩項以上歧視樣態的結構性互動如何促成層層的不平等之現況。而身心障礙兒少遭受之結構性不平等亦為部分受訪者所主動提及的問題，其中受訪者C1即以同時具備身心障礙與原住民身分之女童為例，就此有格外清晰之描述：

「全部的鄰里都知道爸爸會性侵這個〔中度智能障礙〕女兒，但是全部的人都選擇沉默，允許這件事情發生，因為爸爸把這個女兒照顧得很好……。我覺得這就是結構性的問題，因為他們認為如果通報，社政和司法介入，女兒將失去她這輩子所信任，建立很好依附關係的父親」。（C1）<sup>183</sup>

另有受訪者提及身心障礙受害者與「貧窮」的交錯，特別是在家內性侵的案件中，若加害人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甚至會發生「全家都在幫被告求情」的狀況（PR）。主要服務對象為身心障

<sup>183</sup> 受訪者表明此個案非其所直接服務之對象，而是與其有督導關係之其他服務者之個案。



礙者之受訪者D1亦強調，實務上有性侵害被害兒少的家庭「爸媽及未成年子女都是智能障礙者」，致使該個案的問題「如滾雪球越滾越大」，最後演變成該個案所遭受之權利侵害與案件之複雜度皆非一般案件所能比擬。由此亦可看出，在未成年人性侵事件中，包括家醜不外揚<sup>184</sup>的社會文化與觀念、家庭經濟能力不足以及父母本身的弱勢身分等皆係導致被害人難以突破重重障礙以獲得救濟的主要因素。

#### (四)「特殊對待」的實務現況

至於有關兒少性侵害案件之處理流程以及對多元弱勢被害人是否應提供特殊協助的問題，雖有不同受訪者提及現行已建置之特殊服務或程序機制，惟對相關執行效益則有所質疑：

「其實在性侵害弱勢團體中，我們國家有法令例如性侵害減述條例，或是他符合第一類身心障礙……有專業陪偵人員，所以我剛講這些你會覺得國家有在保護，鬼啦怎麼會對。專業陪偵人員他根本不知道法院審，因為他只有社工背景，他不知道法院要什麼，他不知道跟兒少或是被性侵害的人見面時，第一個要保全的證據是什麼……」（PO）

受訪法官則表示一般皆會有社工陪同進行筆錄並適用減述程序<sup>185</sup>，也不時會提醒員警詢問時要留意被害人是否有身心障礙等狀況，故於開庭前多已取得有關被害人身心狀態之第一手資料

---

<sup>184</sup> 受訪者CD1對此亦有所描述：「在家庭裡我們也遇過家長覺得說他不懂事、沒有這件事、他亂說的，家醜不外揚，我覺得這個在家庭裡的問題國家也沒有辦法解決，家庭裡的傳統觀念，一方面他也不覺得是真的，另一方面即便是真的也不願意去做通報……」。

<sup>185</sup> 詳參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



(JU)。儘管如此，有關被害人是否已獲律師之充分協助的問題卻依然值得關注：

「法官無法幫被害人指定律師，被害人會認為加害人有律師可以協助他，但被害人沒有。舉證責任的問題社工又不清楚，因為社工沒有法律專業，所以這部分對被害人而言，尤其是多重弱勢，比如智能障礙兒少，沒辦法講清楚自己的主張。……實務上，有時我會提醒家防中心幫被害人找律師……，我覺得這樣才會平等」。(JU)

受訪法官於此所考量的是，在諸多有關如何主張法律上權利的事項上，律師具有社工無法取代之功能，例如是否應向法院聲請鑑定、檢視需傳喚哪些證人、就被害兒少之實際狀況評估是否應求助精神科的醫護專業人員以俾利訴訟程序之進行等(JU)。

另一方面，當被問及於案件調查及審理階段，法院及檢察官是否會因個案係為未成年身心障礙身分而調整其訊問或審理方式時，受訪者間則呈現看法分歧。其中受訪法官表示，舉凡辦理性侵案件之承審法官基本上皆須完成十二小時之專業訓練，另基於少年法院對法官專業化之要求，其本身在職業生涯中亦持續研修包括法律、心理、精神醫學、教育等專業學分，故而對被害兒少於性侵現場可能遭遇之困境係有所認知的：

「就少年(法院)法官處理這類案件時，兒少沒有說『yes』就是『no』的觀念比較強，兒少沒有說好就是違反意願。以前傳統要有強暴脅迫或違反意願，但少年法官則不同，因為被害人身分是兒少，如果又有其他弱勢障礙的狀況，我們更會認為個案不知道要逃跑或求救是正常的」。(JU)

至於其他受訪者則表示依其等之經驗，有檢調人員可能就會以





「為什麼不反抗、門開著，你為什麼不逃出去這類直球式的問題」來對被害兒少進行訊問。此外，受訪律師於回憶自身與被害兒少的對話時，亦坦承與心智障礙兒少的對話有其難度：

「我在問案情時常常也會變成誘導，比如說，問他是先用哪隻手摸你？他是先摸你胸部還是臀部？開放式的詢問才不會有誘導，但開放式問法，個案就回答不出來，我只能給ABC讓個案選，是摸你頭還是肩膀還是胸部？我一定是這樣給個案選，才能慢慢引導出個案的記憶……」。（LW）

至於受訪檢察官則分享某縣市對無法完全自主陳述之心智障礙兒少所設置的「早期鑑定」制度<sup>186</sup>，即由兒少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與社工，共同進行第一次筆錄的製作。也因為有其他兒少專業人士的協助，該受訪檢察官對於訊問兒少之方式及拿捏即與一般兒少之情形有所不同：

「我可能會先跟心理師確認，以她現在的狀況有沒有辦法正確的理解時間概念？今天、昨天、前天的差別在哪？心理師如果跟我說沒辦法，我就不會去問時間相關的問題。又比方說，她能否理解次數的概念？她知不知道一次跟兩次、三次間的差別，如果沒有辦法理解，我也不會去問次數的問題……」。（PR）

由受訪者實務上分歧的經驗呈現出，在心理或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從旁協助下，司法人員對於心智障礙兒少較之一般兒少更為脆弱之處，顯然能有更適切之回應，更足證不同專業的分工與團隊合作確實有其功能與效用。

---

<sup>186</sup> 該制度僅係特定縣市所建立之機制，並非為一般檢察署或法院之常態作法，且僅適用於案件起訴前之偵查階段。



#### (五)「只看到『兒少』特徵」的司法程序

本研究期望藉由訪談發掘的主要問題之一係為，當同時具備「兒少」、「身心障礙」及／或「女童」等雙重或多重身分之性侵被害人進入司法體系時，相關司法人員究係如何看待及回應其重疊之不同身分特徵？當被問及此一議題時，受訪檢察官隨即回想起其曾經承辦過一位僅能以筆談對話之身心障礙被害少女的案件並表示：

「交互詰問的難度非常高，我們沒有一個設計給不能講話的被害人，讓她也能接受交互詰問的設備。當今天她是被害人，如果我們想要證明客觀犯罪事實或我們想要了解她對量刑真正的想法時，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操作，以致於整個訴訟過程會導向於盡量不傳她來開庭，但這對被害人的保障是否足夠，是否剝奪她表示意見的機會？我覺得這是可以考慮的一件事……」。(PR)

由該段訪談即可清晰地呈現出重重不利因素所交疊而成的障礙已使該名少女深陷於權利的縫隙中，以致其本應受保障之權利也因而遭受無端漠視。

另一方面，針對法規範的原則及機制設計無法顧及特殊被害人狀態的問題，受訪律師及法官則立場一致地有感而發：

「司法人員在這類案件中還是蠻篤信無罪推定原則……，大家還是不認為因為個案屬邊緣性而應有特殊對待。因此邊緣性障礙者在法庭上的陳述會較為弱勢，但在法律上還是默認無法給她特殊處理……畢竟大家還是擔心誘導這件事」。(LW)

「假如我是法官，我給一個外表看起來或回答上還能夠



正常溝通的孩子特殊待遇的話，辯護人會認為有失公平」。

(PR)

此外，法官受訪者另表示目前法院內規及相關審理細則之規定通常僅彰顯「兒少」之身分特徵，但往往忽略「身心障礙」所衍生的特殊需求：

「像研究提到的多重弱勢……〔常常〕只看到『兒少』這個特徵，但是還有其他身心障礙的問題，確實是之前在訂規則時，沒有將身心障礙視為一個重點，應該可以再細緻化」。

(JU)

該受訪法官另外建議，可藉由制定相關指引或規定來協助法官審理此等案件，如此亦將有助於後續配套制度之建置：

「……有多重弱勢，這反而沒看到，或是在法規裡沒有把他當成一個類型，我在想……可能要針對這個部分，因為他是一個特殊的類型，有特殊的需求，也許要有一些規定或是給法官一些指引。有這樣的指引或規定之後，就會產生一些配套制度或相關的對應措施，這樣才會對多重弱勢兒少比較有保障」。(JU)

由上述訪談可具體呈現出弱勢身分的多重性可能會因當事人某項格外顯著之特徵（如上述受訪法官所言及之未成年身分），而使得其他較不鮮明之處境難以被看見。因此，是否應給予多重弱勢被害人特殊保障或究竟應給予何等之特殊保障，在現今缺乏法律明文規定以及「原告與被告各有立場」（LW）等現實狀況下，皆有待進一步的釐清及明確化。在此一現狀下，如何確保該群極端弱勢之被害人的權利不被漠視，不但法官認為確有無所適從之感，也可能會衍生對加害人（即犯罪嫌疑人）是否公平之疑慮。



#### 四、小結——交織性理論與國內實踐之初步思考

儘管交織性的理論有其抽象性，但聯合國條約機構已逐步透過公約歧視條文之闡釋及個人申訴案件之裁決逐步將交織性的內涵予以具體化。然而相關論述究應如何從國內實務面上來加以解讀，實有待深入瞭解這群社會上最弱勢者所可能面臨的歧視現況，方能就如何將交織性的觀點導入現有體制提出建言。故本文藉由與十二名專業工作者所進行之深度訪談，就國內多重弱勢身分群體的現實處境來檢視及釐清其中所涉及的交織性議題，初步提出以下三個層面之觀察：

##### (一)交織性歧視認知之建構

在交織性的視角下，對於未成年少女的性暴力需特別考量性別與其他壓迫或不平等（如身心障礙、國籍等）之交錯，並深入探究性暴力的經驗對不同多元弱勢身分者所造成的實質影響。儘管一般人皆不難理解在性暴力的情境下，身心障礙女童確實較一般女童或成年婦女更為脆弱，但由以上訪談則顯示出，要理解其等「特殊」之處並非易事。依受訪者所提出之案例，若僅將考量重點置於心智障礙被害人是否已參與了性教育課程、是否有「顛三倒四」的口語表達、看起來與一般未成年少女有無差異等一般性標準，則顯難以立體的架構完整地呈現被害人之處境。

換言之，已學習性教育課程之一般女童在性侵害當下或許懂得如何抗拒，但這並不表示心智障礙之未成年少女也能被合理期待具有同等程度之判斷能力。如前所述，在「心智障礙」與「未成年」兩項因素同時交互影響下，所謂「反抗」及「意願」之判定標準自不得當然與其他心智正常之未成年女童遭受性侵時可相比擬，於該等「特殊情況」下之法律構成要件及舉證責任之拿捏，即有必要以交織性的理念來重新闡釋法律規範的精神，甚或藉由明確的規範引



導司法人員從對被害人的詢問、證據審酌及分析的方式、甚至就法律條文之解釋及適用皆進行全面性的調整，以確保被害人不會因其特殊身分及處境而遭受不利益之侵害。

誠如受訪法官所言，現行相關規範或司法程序確實存有僅彰顯「兒少」身分特徵而忽略其他弱勢身分因素的問題。而這也提醒我們，在各個多重身分別間，多重身分者恐因其較為「顯著」之不利身分而導致其他相較之下淪為「隱性」之身分別遭受漠視。在欠缺交織性的觀點下，多元身分者恐因其身分別本身所具有之位階（*hierarchy*）高低及受關注程度的輕重，以致司法人員在不經意間就可能會忽略了多元身分者各身分劣勢交織而成之不利益與權力宰制實質上具有難以切割的特性。因此，惟有肯認當事人的經歷會因歧視的交錯而使其遭受迥異於他人之歧視待遇，以及不同的交錯亦會對當事人產生獨特的影響與需求，吾人方能進一步思考如何鑿開隱藏在多重不利身分間的不平等與壓迫，並對在層層差異堆疊下的處境有所掌握，進而可深入探討多重不利益身分交互衝擊下所產生的動態與結構影響。

## (二) 交織性歧視法規之制定

由本次訪談顯示出，當法規係依個人單一身分或經驗為中心並予以歸類時，在立法零碎化、彼此欠缺銜接的現況下，對國家有福利服務需求或以被害人身分進入司法系統之未成年身心障礙兒少即可能會面臨無法獲得完整處遇甚或被體系「漏接」的困境。對此，本文認為應朝向藉由尋求法律制度之突破及整體性解決之方向來思考。

參考前述國際人權條約機構對於交織性所提出之具體闡釋，政府應「從法律上承認該等交織形式的歧視」，並以明確規範來禁止該等歧視，且應實施消除此類歧視的政策及方案。為此，本文建議



政府應積極著手平等法之制定，除明文確保歧視之主張不應限於以單一身分別來證明歧視事實之狀況外，更應藉由平等法之制定與推動來進一步思索如何就交織性歧視提出完整之規範架構，其中包含對各機關就有關多重弱勢身分者細部統計數據蒐集之要求、提供更聚焦於各身分交疊群體之人權教育訓練與宣導，以及如何藉助民間團體與實務工作者之專業，為遭受交織性歧視的族群創造更多發聲、參與及改變的空間。

最後，交織性提醒我們應重視個人遭受歧視的歷程與感受，並考量歧視對個人所造成之實質影響。因此，相關權利遭受侵害之救濟模式即應設身處地依此來思考，一旦法律禁止交織性歧視並明文規定各項政府之作為義務後，那麼「只能將當事人視為一般情況下處理」、「他們的差別沒有被好好對待」等行政及司法上之不作為方有可能受到適法性與否之檢視與審查。人權實踐的過程中向來不乏資源分配及公眾利益之爭議，唯有透過精確的法律文字並搭配契合個案需求的救濟程序與方式，方能為被害人排除障礙，促使其等在權利侵害之救濟過程中可立足於平等之基礎上，並盡可能地回復其權利未遭受侵害前之狀態。

### （三）對「知道了又如何」之質疑的初步思考

誠如國外學者就交織性理論所提出之質疑，就算我們「知道了又如何」，交織性理論在實務上還是有可能面臨難以執行的窘境。因此，在將交織性觀點匯入國內法律體制之前，勢必也要先就這些質疑有所因應。由前開訪談內容可知，交織性確實是一項能有效標示不平等之策略性工具，可以協助我們清楚看見深藏於歧視規範中的漏網之魚，並促使我們就如何達成實質平等之策略與爭辯（例如對多元弱勢者的特殊考量是否會因此而造成對其他人的不平等）為更周延之省思。然而在實踐的層面上，交織性能否為遭受歧視的多



元弱勢者卸除其等尋求救濟時可能面臨之多重阻礙，以及其功能如何延伸至為個案實現權利並獲得適當救濟，實為交織性理論如何落實之爭議所在。

就本文所關注之身心障礙女童而言，當現行妨害性自主犯罪之整體法規係以「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sup>187</sup>、「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sup>188</sup>等條文來對被害人進行區分，於面對同時具備身心障礙及未成年身分之被害人時，相關司法人員即可能會陷入「單軸思維」之窠臼，亦即僅任擇其中一項身分別來量刑定罪，而無視於對多元身分者而言交織性所造成的傷害較之僅具單一身分之被害人所遭受之權利侵害實不可等同視之。由本文訪談可呈現出，有法官即認為相關規範存有僅著眼於「兒少」身分特徵，以致忽略了因「身心障礙」而衍生之需求的情況；而有其他受訪者亦表示當被害人因身心障礙僅能進行「筆談」時，其在法庭上表達意見的機會恐難以獲得保障等棘手問題。換言之，由於整體法規、司法程序未考量到未成年身心障礙被害人有其特殊之需求的結構性問題，以致於在法律構成要件上，司法人員無可避免地必須陷入被害人是否「不能或不知抗拒」及「無法或難以表達其意願」之舉證盲點；另於訴訟程序上，又必須面對其可能無法以正常人之方式來進行司法詢問及交互詰問等現實問題。而這些難以與其他被害人比擬之差異，在交織性的觀點下皆能獲得較為完整的呈現，進而開啟法律與制度應可如何回應之思考。

由於交織性可敦促我們以更寬廣但卻更精準的視角來看待權利

<sup>187</sup>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227條第1項進一步規定：「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sup>188</sup>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第225條第1項進一步規定：「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究係如何遭受侵害，故其勢將轉變我們對於平等與不歧視的既有認知，並引導我們反思如何補強現有法律體制保障不足之罅隙。結合本文有關國際人權條約機構對交織性運用之論述，原本以性別、兒少、身心障礙及其他個別處境（如遭受酷刑）而各自獨立且分割的國際人權機構，勢必需要採行共同合作的模式，以打破其現有框架，並借助非政府組織在各類審查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協助相關決策者進行交織性之辨識與分析。儘管如何在人權議題上提出可操作之交織性框架（*intersectional framework*）仍亟待人權條約機構進一步之指引<sup>189</sup>，但前述個人申訴案件之評析則提醒我們，以單一身分別角度切入的裁決結果對於實質平等之促進有其侷限，亦不足以完整地以被害人對於救濟結果之多元需求（如前述R.P.B.案所提出對性暴力相關法令進行修正、提供司法人員教育訓練等），故國家必須在司法、立法與行政各個層面採取更為針對性的積極作為，藉由跨領域之合作模式在各自的專業框架外，就不同歧視之面向為相互關聯性之檢視，以重新形塑對被害人全面性的人權保障。

## 伍、結 論

現今社會是一個身分日益多元的時代，交織性則為散落在雙重或多重不利身分縫隙間的群體，揭開其權利長期遭受忽略之沉重景況，並為其所遭受之歧視提供更完整之論述及闡釋。交織性意味著「改變我們對歧視向來的理解」，並將焦點置於少數族群所遭受「一樣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劣勢處境，為這些群體在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外，提供另一項可以有效促進實質平等的工具。

相較於歧視的交織性在國內尚未受到學術界及司法人員的廣泛

---

<sup>189</sup> BOND, *supra* note 85, at 243.





關注，我國歷次人權公約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確早已積極地引用交織性概念，不論是審查專家要求政府對交織性概念應有所釐清，抑或由民間團體主動提出並冀望政府單位展現更積極之作為等，皆可作為探究國內交織性相關議題投石問路的起點。

本文以身心障礙女童為例，藉由與第一線實務工作者之訪談具體呈現多重身分群體在司法程序中所遭受之歧視，訪談結果確實呼應了交織性的學理觀點，其中包括要辨識並理解多重身分者的「特殊」之處並不容易——不僅其身分的多重性可能會因某項顯著之身分別被放大聚焦而受到格外的關注，以至於其他較隱性之不利處境難以被看見。然而，即使多重身分者的獨特性與需求獲得識別與凸顯，是否應給予其等特殊保障或應如何提供保障，相關適法性及公平性之爭議仍有待跨領域之對話及釐清。再者，如同Crenshaw最初提出交織性概念所援引之法院案例，本文訪談中亦呈現出國內確實存有類似問題，亦即當法規範將容易遭受歧視之對象以單軸思維予以歸類並加以規範時，以此模式來辨識個人之差異不但會過度簡化多元身分者遭受歧視之經歷、忽略多重身分間之相互連結性，更可能會導致多重身分者面臨無法獲得完整處遇或救濟的處境。由國家擔負人權保障責任的角度以觀，當整體法規及司法程序皆未能考量到多重身分者長期遭受歧視的結構性問題，且第一線工作者及司法人員又受限於以單一身分別為設計基準的規範與機制，如何能期待現行體制來確實回應交織性對多元身分者所造成之獨特歧視，政府及各相關部門實應有所省思。

參酌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對交織性之運用及監督各締約國履行公約義務所提出之建議，並以性暴力下之身心障礙女童所可能遭受之交織性歧視的景況為例，本文建議政府應嘗試以短期、中期及長期為目標進行平等與不歧視政策及法令改革之思考：一、現階段首先應藉由完整細部的統計數據來積極掌握受關注族群之實際處境與



需求，亦即在傳統常見之性別、年齡、身心障礙、原住民等分類外，進一步以交織性的視角來看待這些身分交錯的多元弱勢族群，更為精準地掌握其人數與實際狀況，以作為後續政策制定及法規增修之基礎；二、隨著政府對交織性理念逐步掌握後，各項人權教育訓練與宣導及各主管機關依據人權公約施行法所踐行之法規檢視取向亦應導入多元交織性概念，期冀在既有的平等規範基礎上，為特殊弱勢者尋求突破其權利與需求遭受漠視之困境的可能性；三、在長期規劃上則應參酌聯合國人權條約機構對各締約國應制定反歧視法之呼籲，並以英國、加拿大及各人權條約機構對交織性之定義與解釋為他山之石，著手平等法之制定並明文納入交織性歧視之規範，為交織性歧視在司法救濟之運用上拓展更廣袤的空間。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

1. Ciwang Teyra、黃炤愷、謝宛蓉，只想好好地生活：原住民同志之交織處境與因應策略，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3期，頁1-53，2021年6月。
2. 林沛君，歧視的交織性——以CEDAW、CRC及CRPD三項人權公約之交織為思考，台灣國際法學刊，16卷2期，頁7-23，2020年7月。
3. 孫迺翊，第三章：平等權與禁止歧視原則，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頁57-81，2017年12月。
4. 陳昭如，交叉路口與樓上樓下——反歧視法中的交錯問題，月旦法學雜誌，189期，頁51-68，2011年2月。
5. 陳昱如、周愷嫻，從兒童性侵害案件看兒童性同意權與證述能力，載：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9卷，頁201-226，2016年12月。
6. 陳麒文，身心障礙與性別，台灣醫學，22卷4期，頁422-427，2018年7月。
7. 曾凡慈，障礙與童年的交織：障礙兒童的童年研究，臺灣社會學會通訊，87期，頁33-37，2017年11月。
8. 黃惠婷，證明「違反意願」非強制性交之必要條件——簡評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九四號判決與九十九年刑事庭第七次會議決議，台灣法學雜誌，161期，頁194-204，2010年10月。
9. 鄭逸哲，與未滿十六歲人進行性接觸之刑法適用——評析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九四號刑事判決和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刑事庭第七次會議決議，法令月刊，61卷12期，頁35-48，2010年12月。
10. 盧映潔，「意不意願」很重要嗎？——評高雄地院九十九年訴字第四二二號判決暨最高法院九十九年第七次刑庭決議，月旦法學雜誌，186期，頁164-173，2010年10月。
11. 顏詩怡，社會建構、暫行特別措施與交叉歧視：走向落實婦女人權的深水區，台灣人權學刊，5卷1期，頁113-118，2019年6月。



## 二、外 文

1. Atrey, Shreya, *Fifty Years On: The Curious Case of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ICCPR*, 35 NORDIC J. HUM. RTS. 220 (2017).
2. Atrey, Shreya (2019),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Bond, Johanna (2021), *GLOBAL INTERSECTIONALITY AND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Brah, Avtar & Phoenix, Ann, *Ain't I a Woman? Revisiting Intersectionality*, 5 J. INT'L WOMEN'S STUD. 75 (2004).
5. Brems, Eva (2017), *Developing the Full Range of State Obligations and Integrating Intersectionality in a Case of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CEDAW Committee, 4/2004, AS v Hungary*, in Eva Brems & Ellen Desmet eds., *INTEGRATED HUMAN RIGHTS IN PRACTICE: REWRITING HUMAN RIGHTS DECISIONS*.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6. Cho, Sumi, Crenshaw, Kimberlé Williams & McCall, Leslie, *Toward a Field of Intersectionality Studies: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Praxis*, 38 SIGNS 785 (2013).
7. Chow, Pok Yin S., *Has Intersectionality Reached Its Limits? 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UN Human Rights Treaty-body Practice and the Issue of Ambivalence*, 16 HUM. RTS. L. REV. 453 (2016).
8. Conaghan, Joanne (2008), *Intersectionality and the Feminist Project in Law*, in Emily Grabham et al. eds., *INTERSECTIONALITY AND BEYOND: LAW,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Oxon: Routledge-Cavendish).
9. Crenshaw, Kimberlé,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1989 U. CHI. LEGAL F. 139 (1989).
10. Crenshaw, Kimberlé,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43 STAN. L. REV. 1241 (1991).
11. Davis, Aisha N., *Intersec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Recognizing Complex Identities on the Global Stage*, 28 HARV. HUM. RTS. J. 205 (2015).



12. Davis, Angela Y., *Keynote Address*, 43 STAN. L. REV. 1175 (1991).
13. Davis, Kathy, *Intersectionality as Buzzword: A Sociolog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on What Makes a Feminist Theory Successful*, 9 FEM. THEORY. 67 (2008).
14. de Beco, Gauthier, *Intersectionality and Dis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24 INT'L J. HUM. RTS. 593 (2020).
15. Delgado, Richard, *Rodrigo's Reconsideration: Intersectionality and the Future of Critical Race Theory*, 96 IOWA L. REV. 1247 (2011).
16. Gerards, Janneke (2007), *Chapter One Discrimination Grounds*, in Dagmar Schiek, Lisa Waddington & Mark Bell eds., NON-DISCRIMINATION LAW—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NATIONAL, SUPR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US Casebooks for the Common Law of Europe).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7. Hancock, Ange-Marie, *Intersectionality's Will Toward Social Transformation*, 37 NEW POL. SCI. 620 (2015).
18. Hepple, Bob (2011), *EQUALITY: THE NEW LEGAL FRAMEWORK*, UK: Hart Publishing.
19. Hepple, Bob, *The New Single Equality Act in Britain*, 5 THE EQUAL RIGHTS REVIEW 11 (2011).
20. Jordan-Zachery, Julia S., *Commentary: The Practice and Functioning of Intersectionality and Politics*, 28 J. WOMEN. POL. & POL'Y 205 (2006).
21. Maučec, Greg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Issue of Intersectionality—A Conceptual and Leg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21 INT'L CRIM. L. REV. 1 (2021).
22. McCall, Leslie, *The Complexity of Intersectionality*, 30 SIGNS 1771 (2005).
23. O'Conneide, Colm (2020), *The Potential and Pitfalls of 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Rights Adjudication*, in Shreya Atrey & Peter Dunne eds., INTERSECTIONALITY AND HUMAN RIGHTS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ebook).
24. Quinn, Gerard,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Intersectiona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Non-Discrimination Law*, 16 EQUAL RTS. REV. 63 (2016).
25. Smith, Ben,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and Substantive Equality: A*



-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16 EQUAL RTS. REV. 73 (2016).
26. Truscan, Ivona & Bourke-Martignoni, Joanna,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16 EQUAL RTS. REV. 103 (2016).
27. Vakulenko, Anastasia (2010),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 Intersectionality Agenda*, in Sarah Joseph & Adam McBeth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8. Williams, Toni (2008), *Intersectionality Analysis in the Sentencing of Aboriginal Women in Canada: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in Emily Grabham et al. eds., INTERSECTIONALITY AND BEYOND: LAW,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Oxon: Routledge-Cavendish).
29. Yuval-Davis, Nira, *Intersectionality and Feminist Politics*, 13 EUR. J. WOMEN'S STUD. 193 (2006).



# **An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to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Girls with Disabilitie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Pei-Chun Lin<sup>\*</sup>

## **Abstract**

We live in a diverse world. It is argued that by acknowledging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and the multiple forms that oppression can take—with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being both “similar to and different from” individual forms of oppression—intersectionality offers a tool for achieving substantive equality for these people who are liv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discrimination and disadvantage.

Using the intersectionality framework is “like wearing glasses for the first time,”—in which the layers of oppression can initially be blurry. To capture these realities, this article first traces the originating context for intersectionality and explains the concept. It then examines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intersectionality by the United Nation’s

---

<sup>\*</sup> Assistant Professor, MA Program in Human Rights, Soochow University; Ph.D.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ceived: September 4, 2022; accepted: December 17, 2022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as exemplified in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s, general com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and other documents prepared for Taiwan's state reporting.

The final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xperience of girls with disabilities who have been sexually abused in Taiwan, and who fall within the interrelated web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Qualit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 focused group interview with 12 experts (including law personnel and social workers) were conduct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yers of oppression and unique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faced by these victims with multiple identities.

This article suggest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take progressive steps and incorporate intersectionality in its future non-discrimination and equality policy and law reforms. In the long term, this would include ensuring that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is covered in any draft Equality Act, there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recognition and redress for intersectionality in Taiwan.

**Keywords:** Intersectionality,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Treaties, Non-Discrimination, Multiple Discrimination, Equality Act